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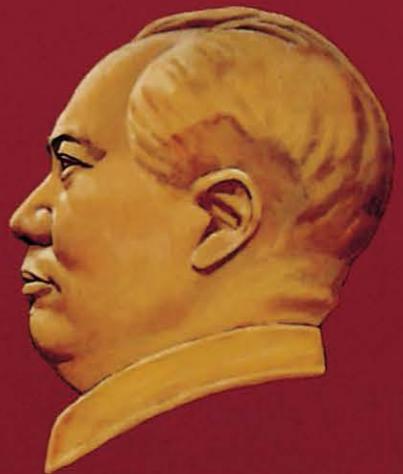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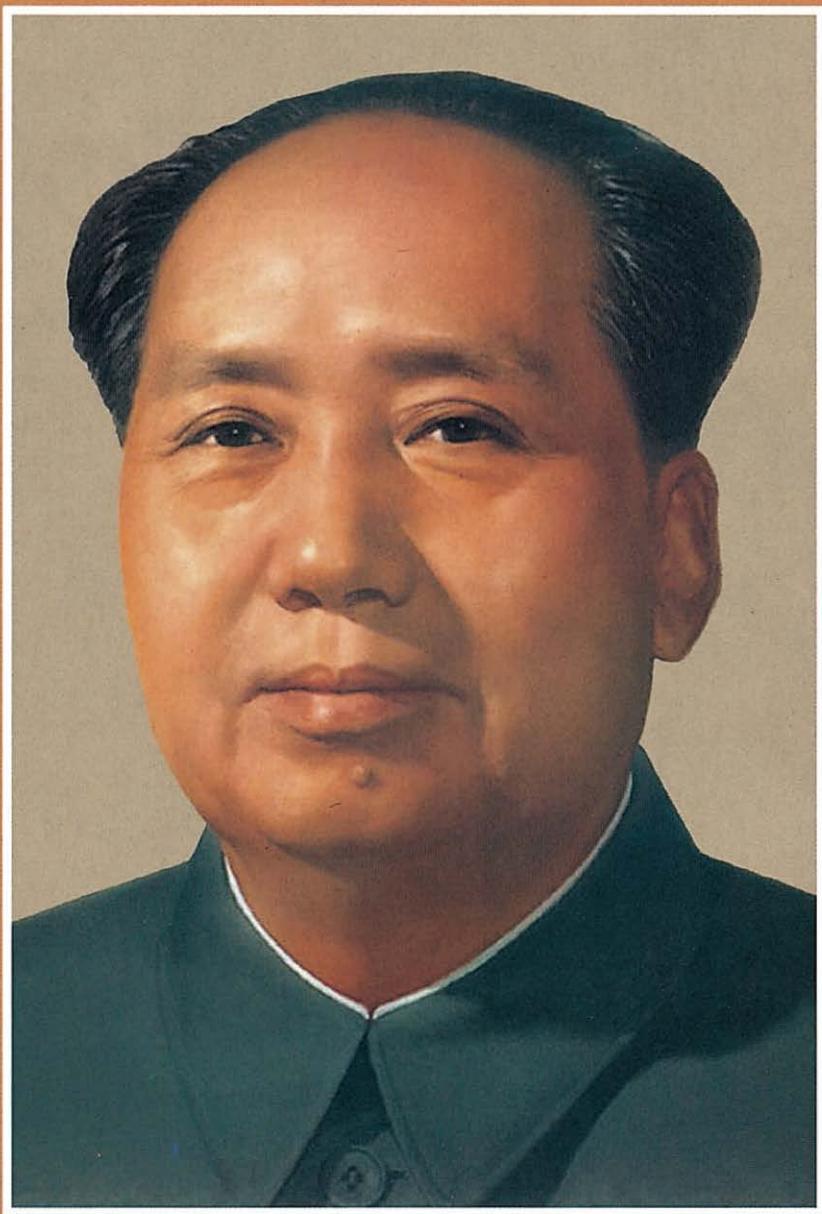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电报	1
(1963年9月1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4
(1963年9月3日)	
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 人的报告的批语	8
(1963年9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0
(1963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的电报	13
(1963年9月8日)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15
(1963年9月)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第一版上的批语	22
(1963年9月26日)	
关于讨论新疆问题的批语	23
(1963年9月28日)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结	26
(1963年9月28日)	

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	28
(1963年9月30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	31
(1963年9月)	
两个中间地带	32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42
(1963年10月6日)	
祝贺恩维尔·霍查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	44
(1963年10月15日)	
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一文的批语	46
(1963年10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的电报	47
(1963年10月31日)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批语、通 知和对《后十条》的修改	50
(1963年10月至11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电报	57
(1963年11月6日)	
祝贺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59
(1963年11月8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61
(1963年11月15日)	
给林彪、聂荣臻等的信	67
(1963年11月16日)	

给林铁的信和题词	69
(1963年11月17日)	
对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75
(1963年11月18日)	
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77
(1963年11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78
(1963年11月22日)	
为桑托斯题词	80
(1963年11月24日)	
和古巴诗人、作家及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 夫妇的谈话	81
(1963年11月26日)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和对复信的批语	89
(1963年11月25日、26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92
(1963年11月28日)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95
(1963年11月)	
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	107
(1963年12月5日)	
关于编诗词集给田家英的信	110
(1963年12月5日、6日)	
在张爱萍、李天佑关于对付蒋军袭扰问题的报告上的批注	112
(1963年12月9日)	

对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的批语	114
(1963年12月11日)	
在《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一文 上的批注	115
(1963年12月)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	117
(1963年12月12日)	
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	120
(1963年12月12日)	
关于解决部分群众就业和生活困难问题的批语和信	121
(1963年12月13日)	
给周世钊的信	123
(1963年12月13日)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	124
(1963年12月13日、30日)	
给张维的信	129
(1963年12月14日)	
关于在部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给林彪的信	130
(1963年12月14日)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批语	134
(1963年12月14日)	
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	137
(1963年12月16日)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140
(1963年12月16日)	

对《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 的批语.....	143
(1963年12月21日)	
中央转发江苏关于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报 告的指示和批语.....	145
(1963年12月23日)	
给林克的信.....	148
(1963年12月24日)	
在莫文骅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的批语.....	150
(1963年12月25日)	
给胡志明的复信和关于复信的批语.....	152
(1963年12月26日、27日)	
对希尔斯曼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批语	158
(1963年12月28日)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语.....	160
(1963年12月30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五周年的电报.....	161
(1963年12月31日)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64
(1963年12月)	
论反对官僚主义	168
(1963年)	
为《公安部队报》题写报头	172
(1963年)	
为国家科委题写“发明证书”	174
(1963年)	

关于公安工作问题的两个批语	177
(1964年1月1日、2月15日)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讲话	181
(1964年1月1日)	
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	182
(1964年1月9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84
(1964年1月12日)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	186
(1964年1月17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	191
(1964年1月27日)	
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	193
(1964年1月27日)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	199
(1964年1月28日)	
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	201
(1964年1月28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202
(1964年1月28日)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210
(1964年1月30日)	
给周世钊的信	216
(1964年1月31日)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 上加写的一段话	217
(1964年1月)	

谈报纸革命化问题.....	220
(1964年1月)	
几段插话.....	222
(1964年1月)	
对试生产出浓缩六氟化铀 ²³⁵ 合格产品情况报告的批语.....	228
(1964年1月)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	229
(1964年1月至12月)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	231
(1964年2月3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	233
(1964年2月5日)	
和钱学森等的谈话.....	234
(1964年2月6日)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	236
(1964年2月9日)	
春节谈话纪要.....	240
(1964年2月13日)	
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语.....	252
(1964年2月15日)	
给章士钊的信.....	255
(1964年2月15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256
(1964年2月23日、24日)	
关于推迟富马首相访华日期的批语.....	259
(1964年2月26日)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	260
(1964年)	
和毛远新的谈话纪要	261
(1964年2月)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	263
(1964年2月)	
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和讲授方法	264
(1964年3月10日)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两段话	267
(1964年3月17日)	
给华罗庚的信	268
(1964年3月18日)	
给高亨的信	270
(1964年3月18日)	
对苏共中央致印尼共中央信的批语	272
(1964年3月19日)	
关于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专刊的批语	273
(1964年3月21日)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274
(1964年3月22日)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写作情况的说明	277
(1964年3月25日)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79
(1964年3月28日)	
在听取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281
(1964年3月)	

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	289
(1964年3月至1965年5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293
(1964年4月3日)	
对外交部党委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报告的批语.....	295
(1964年4月6日)	
关于准备同日共代表团谈话给林克的信.....	296
(1964年4月8日)	
对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批语.....	297
(1964年4月9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	298
(1964年4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	310
(1964年4月16日)	
政策正确就能团结人民多打胜仗.....	313
(1964年4月16日)	
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的批语.....	316
(1964年4月24日)	
对新华社的指示.....	318
(1964年春)	
贺新郎·读史	319
(1964年春)	
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322
(1964年4月24日)	

对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	324
(1964年4月26日)	
在谢富治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	325
(1964年4月28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328
(1964年4月30日)	
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	331
(1964年4月)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	332
(1964年4月)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333
(1964年5月8日)	
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节录)	335
(1964年5月10日、11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338
(1964年5月15日)	
对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报告的批语	345
(1964年5月18日)	
对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的批语	347
(1964年5月18日、6月25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349
(1964年5月25日)	
对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一篇文章的批语	350
(1964年5月28日)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351
(1964年5月)	
关于下乡蹲点组织“四清”工作队给吴冷西的批语.....	353
(1964年6月3日)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	354
(1964年6月4日)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355
(1964年6月6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	359
(1964年6月8日)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	361
(1964年6月8日)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	364
(1964年)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	373
(1964年6月14日)	
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大比武汇报表演时的谈话要点.....	376
(1964年6月15日、16日)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390
(1964年6月16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393
(1964年6月16日)	
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	396
(1964年6月18日)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	408
(1964年6月)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409
(1964年6月23日)	
和王海蓉的谈话	419
(1964年6月24日)	
中越两党两国要共同对敌	426
(1964年6月24日)	
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	433
(1964年6月24日)	
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434
(1964年6月26日)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435
(1964年6月27日)	
为《体育报》题写报头	438
(1964年6月30日)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	440
(1964年6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41
(1964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42
(1964年)	
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	444
(1964年7月2日)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的批语	446
(1964年7月4日)	
教育制度要改革	447
(1964年7月5日)	

为首都民兵师题字.....	449
(1964年7月6日)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	450
(1964年7月7日)	
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	451
(1964年7月7日)	
为《思想战线》题名.....	453
(1964年7月7日)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	455
(1964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三周年的电报.....	461
(1964年7月10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463
(1964年7月10日)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	476
(1964年7月)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477
(1964年7月14日)	
对林彪同杨成武等两次谈话的纪要的批语.....	482
(1964年7月15日)	
关于建设地方武装和备战问题.....	483
(1964年7月15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486
(1964年7月15日、20日、25日)	

对空军再次击落敌 U-2 飞机的报告的批语	490
(1964 年 7 月 21 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复兴节二十周年的电报	493
(1964 年 7 月 21 日)	
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	495
(1964 年 7 月 23 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的电报	498
(1964 年 7 月 25 日)	
给范瑾的信	501
(1964 年 7 月 29 日)	
关于题写《湖南日报》报头给张平化的信	502
(1964 年 7 月 29 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越南人民在
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八月革命的历史性的光辉胜利。自从一九五四年和平恢复以来，
越南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为发展独立自主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奋
勇前进。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的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维护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越南南方人民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

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武装自卫斗争，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最近，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和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1]集团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的正义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坚决支持胡主席就越南南方形势发表的声明。我们坚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赶走美帝国主义，推翻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对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维护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维护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坚决支持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政策。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日益增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总是真诚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今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在访问越南期间，受到兄弟的越南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友好的接待，我们对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访问，生动地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标志着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领导人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于反对以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电报

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像长江、红河一样永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

(1963年9月3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

[1] 这是毛泽东和由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1963年9月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向毛泽东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



1963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1]

(1963年9月6日)

送小平^②同志，由书记处议处。

毛泽东
九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1963年9月5日为报送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报告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五反”运动开展以后，我们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中央管理的干部进行了了解，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做了调查。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很不精干，战斗力不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还衔接不上。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健全的，没有形成坚强有力领导核心的只是少数。省、市、自治区的部、厅、局和地、市委的领导班子情况就比较差一些。领导核心不够坚强的单位很多同没有第一把手或第一把手挂不起帅来直接有关，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第一把手的接班人问题，

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

已经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真正成为健全的、精干的、具有高度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从而带好整个干部队伍，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央组织部提出：一、调整、交流和提拔一部分干部，把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充实和加强起来。要使这些单位既要有胜任全面工作的第一把手，又要形成比较齐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既要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老骨干，又要有后起优秀的新生力量。二、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提高工作。首先，要把各级领导核心的学习搞好。第二，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蹲下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增加实际经验，提高工作水平。第三，培养新生力量和接班人，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三、积极地妥善地做好对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的安置工作。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3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朝鲜人民长期反帝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朝鲜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英雄的朝鲜人民不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且在朝鲜停战以后，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争取祖

国的和平统一，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朝鲜人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一切革命的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千里马的精神并且根据自力更生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忘我的劳动。在战后短短的十年内，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朝鲜，已经在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现在，我们看到，朝鲜人民在执行七年计划前三年任务的斗争中，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国际威望一天比一天提高。

朝鲜劳动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朝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朝鲜劳动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久经考验的朝鲜劳动党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和革命战斗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示极大的尊敬和钦佩。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中朝两党、两国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是在长期革命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中朝两党、两国都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和共同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并肩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 革命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9月8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保加利亞人民、保加利亞共產黨和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致以熱烈的祝賀。

一年來，兄弟的保加利亞人民進行了辛勤的勞動，在建設自己祖國的事業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國人民對此感到高興。

中保兩國人民存在着深厚的友誼。中國人民一直同富有革命傳統的保加利亞人民緊密團結，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國人民十分珍視同保加利亞人民的友誼。我們希望，中保兩國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為加強友誼和團結，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而共同奮斗。

祝保加利亞人民在自己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保卫世

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



1963年9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姆·威廉斯。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 批语和修改^[1]

(1963年9月)

—

即送康生同志：

同意十三日见报^[2]。有一些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日上午七时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3年9月10日为送审《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修改稿给他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本篇二至十四是毛泽东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9月2日稿、9月5日稿和9月10日稿的修改。其中，9月2日稿的原标题是《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毛泽东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

[2]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3年第十八期上发表。

二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三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1]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四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五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六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七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八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九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

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十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1]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2]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十一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1]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61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1961年1月起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遇刺身亡。

[2]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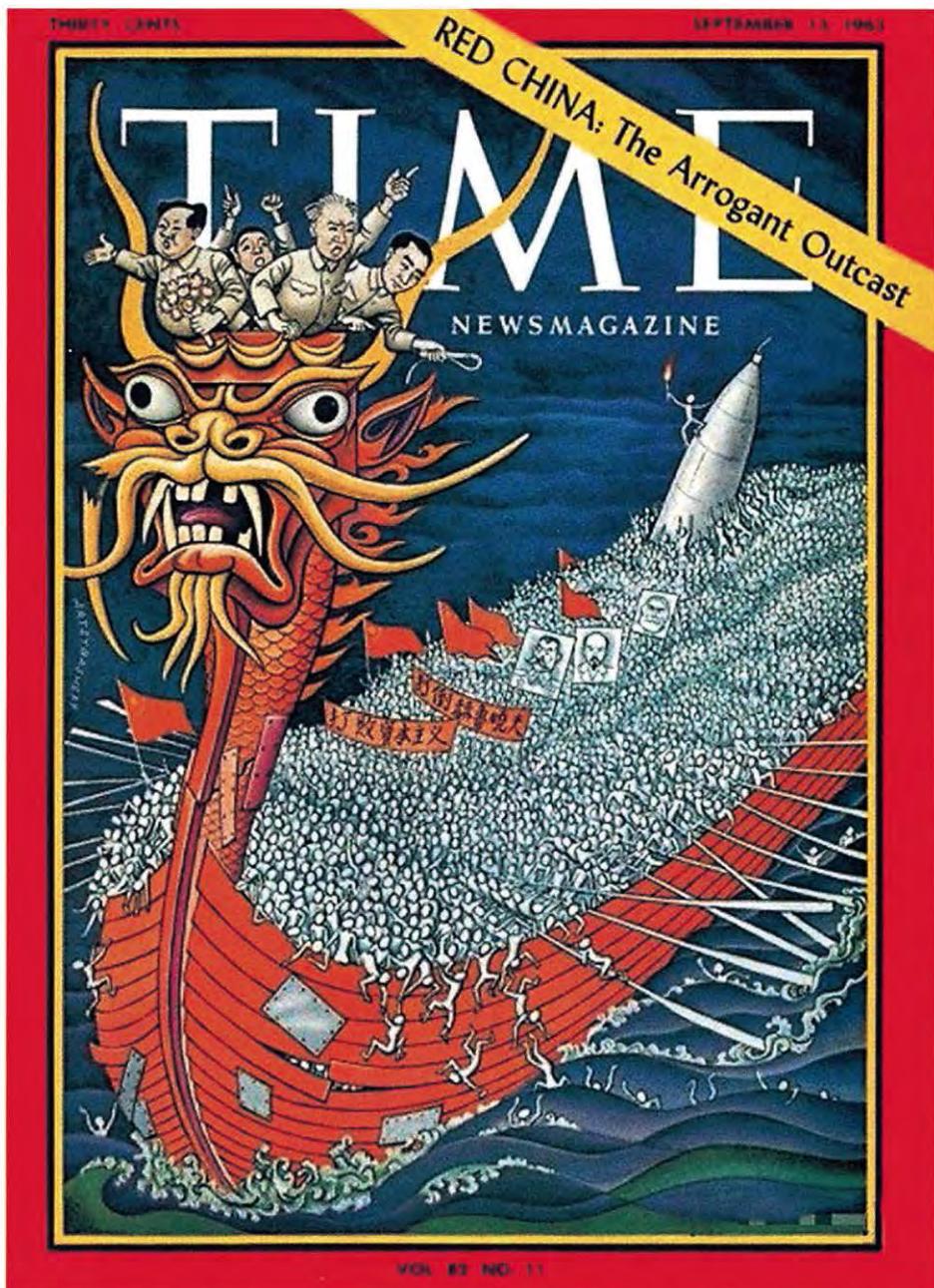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十三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

十四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3年9月13日，毛泽东第六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和毛泽东一起在“龙舟”上领航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一年9月，中苏论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参考消息》第一版上的批语^[1]

(1963年9月26日)

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廿六日

江青阅。

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1] 这一期《参考消息》第一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斯《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关于讨论新疆问题的批语

(1963年9月28日)

请王恩茂^[1]同志今日（廿八日）留一天，明日（廿九日）返新疆。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肖华、谢富治^[2]、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3]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早晨

[1]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63年，毛泽东会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鲍尔汗。



1963年，毛泽东和赛福鼎·艾则孜交谈。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结^[1]

(1963年9月28日)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如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2]告诉先念^[3]同志。

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汉族干部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应该相信和团结。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要解决好在新疆的汉族劳动人

[1] 这是1963年9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的谈话的一部分。

[2] 总理，指周恩来。

[3] 先念，即李先念。

民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需要在汉族劳动人民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汉族劳动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动员汉族劳动人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搞好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关系和团结。要帮助解决到新疆去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

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1]

(1963年9月30日)

—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我们一贯主张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坚决相信，目前的分歧，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

—

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

—

我们衷心地希望各国朋友们对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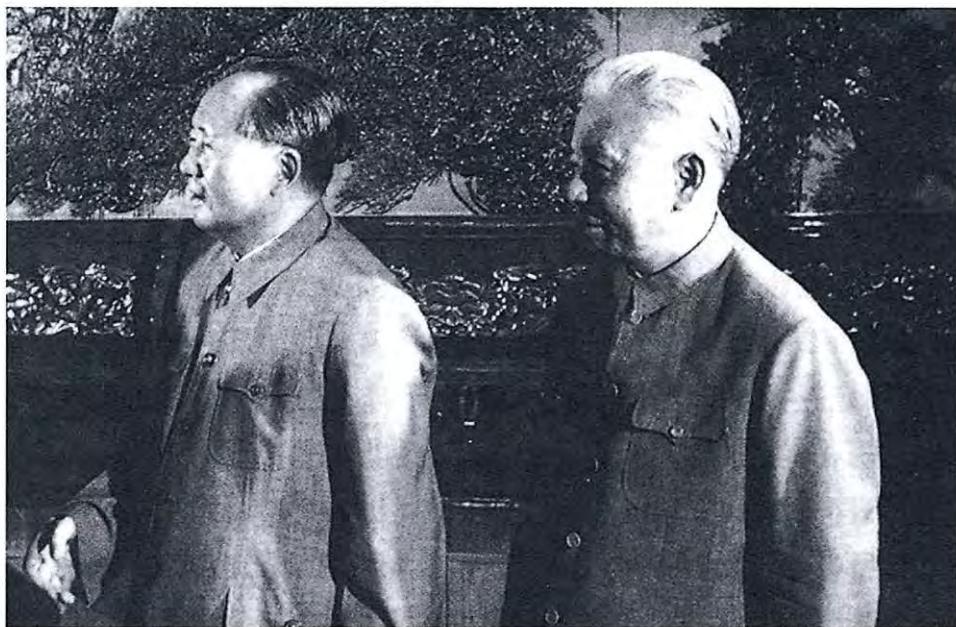
[1] 周恩来这篇讲话发表在196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见，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朋友们，同志们，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如何兴风作浪，他们绝对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196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见外宾。



196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大会堂送别客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

(1963年9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中间地带^[1]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

—

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2]。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3]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4]。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本篇二是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的节录；本篇三是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谈话的节录。

[2] 参见《红楼梦》第六回。

[3]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 参见《红楼梦》第二回。

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1]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2]，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3]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2] 六国共同市场，即欧洲共同市场，是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于1958年1月组成的国际垄断联盟。

[3] 池田，指池田勇人，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

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

三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十二艘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艘。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驻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196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尼泊尔王国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



1963年10月，毛泽东和来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交谈。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3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高兴。

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正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活动，威胁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维护

和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我们希望，中德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增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努力。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

祝贺恩维尔·霍查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

(1963年10月15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你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贺。

你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以你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地领导着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为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高举革命的旗帜，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你和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阿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祝你，亲爱的霍查同志，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1963年10月13日，毛泽东接见古巴土改委员会领导人。



1963年10月24日，毛泽东接见坦噶尼喀贵宾。

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一文的批语^[1]

(1963年10月31日)

写得很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1963年10月30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这篇文章在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 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10月31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
总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谨向你们，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七年的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独立以后，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继续胜利地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在支持非洲人民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

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胜利，看作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完全可以相信，在维护独立、建设国家和发展革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1963年10月，毛泽东接见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并合影留念。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1]的批语、通知和对《后十条》的修改^[2]

(1963年10月至11月)

—

刘、周、朱、邓、彭、瑞卿、伯达、富治、尚昆、家英^[3]同志

[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

[2] 本篇一、二、四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写的三个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本篇五至九，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文字。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家英，即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批语、通知和修改

阅，并开会议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

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三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2]，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3]。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4]，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

[1] 这个文件原题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1963年11月14日改为现题。

[2] 即本篇七。

[3] 主要指本篇五、六、八、九。

[4]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

个附件^⑩，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

[1] 这七个附件是：一、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1）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2）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二、东北、河南报告两件：（1）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2）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三、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1）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4月16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2）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4月22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四、四个好文件：（1）河南省偃师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2）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3）河南省临颖县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4）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河北省材料两件：（1）中共保定地委1963年4月4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给省委的报告；（2）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3月31日转发邢台地委关于建立健全贫下中农委员会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保定三个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活动情况的典型材料。六、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七、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发扬成绩。（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

已阅。退尚昆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早

五

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

六

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

七

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八

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一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九

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6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向你們，並且通過你們，向兄弟的蘇聯人民、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致以熱烈的祝賀。

四十六年前，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偉大的列寧和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開辟了爭取徹底解放的康莊大道。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繼續高舉十月革命的旗幟，進行了英勇頑強、艱苦卓絕的鬥爭，徹底粉碎了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力量的聯合進攻，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下，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对于
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人民又以高度的劳动热情，迅速
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建设自己祖国的宏伟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
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坚信，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创造自己美好未来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
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祝贺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 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8日)

金边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欣逢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十周年纪念日，谨向殿下，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表示热忱的祝贺。

柬埔寨王国在殿下的领导下，奋发图强，从事国家建设，不畏强暴，捍卫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表示十分钦佩。我深信，柬埔寨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柬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日益增进。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1963年11月1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很欢迎同志们。你们来了几天了？

阿拉尼特·切拉（以下简称拉）：十天了。

毛：走北路来的，还是走南路来的？

拉：最近是从朝鲜来的，我们在朝鲜住了一个月，在朝鲜是休假。到朝鲜是从北路走的。

毛：他们让你们过？

拉：让我们经过了，但对我们冷遇。

毛：冷遇啊！请抽烟。（外宾说：不会抽。）朝鲜的同志们很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毛：这几个月在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更加发展了。你们坚决地站稳了立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你们的国家是被他们包围的。你们对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回去时，问候你们的领导同志们好，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拉：一定转达。

毛：请喝点茶。除了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卡博、阿利雅、巴卢库等其他同志，也替我转达问候他们。

拉：一定转达。

毛：你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拉：我们今年的收成情况是：去年冬天雨下得多了，造成今年夏收不好；但今年春耕春种搞得好，所以今年秋收是好的。可以说今年是个好的年成。

索弗克利·巴巴华西里（以下简称里）：今年的天气对我们的秋耕秋种是有利的。

毛：很好。今年我们有点灾，一般说来是增产的。如果没有南边的旱灾和北边的水灾，那今年是个大丰收。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万吨。今年有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好。

拉：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布达佩斯。听说那里的人民意见很大，有抱怨情绪。他们今年的收成不好，政府向美国买粮食。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人民，现在也许告诉了。

毛：你们是否最近就要回国？

拉：现在预定二十六日离开中国。

毛：今天是十五日，还要到外边去？

张鼎丞（以下简称张）：还要到上海、杭州、广州、昆明，从那里离开中国回去。

毛：好，到那些地方去看看。

拉：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毛：交换意见嘛。

拉：是帮助了我们。

毛：互相交流经验。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到中国来，中国同志都是很欢迎的。

拉：我们具体地看到了。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早已知道你们会欢

迎我们的，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

毛：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

拉：是第一次。

毛：你们两位都是做政法工作的吗？

拉：不，我是司法工作者，他（指巴巴华西里）是在党中央当视察员。

毛：没有去东北看看？

拉：时间有限。我们在朝鲜停了一个月，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现在想利用这些时间到中国南方看看。要到中国各个地方都走一趟，这是一件难事。

毛：我刚才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广东可能还没有收完。你们这次到不到广东去？

黄火星（以下简称黄）：要去广州。

毛：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作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

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少，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

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

司法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拉：毛泽东同志，我们同你们的同志谈了些问题，他们还把我们带到北京监狱去看了，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感到你们教育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毛：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好的。

拉：也可能你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但基础是正确的。

毛：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

里：对于你们用的这种方法，感到受益不少。

毛：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

不恨我们。

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他们看了哪个监狱？

黄：北京市的监狱。

毛：那些人有工作做吗？

黄：那里有塑料厂、鞋厂、袜厂等等。

毛：他们学了技术，放出去以后好劳动。

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对的。我们国家的劳改营里也有些劳动，但没有你们开展得这样广泛。我们监狱的工作是薄弱的，虽然，在我们监狱中关的人很少，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分子。尽管这样，对这种人还是要采取教育的方法。

毛：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

张：刑满了可以把家属搬来，安置就业。

毛：对，就是安置就业。有些人是自己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

到当地名誉不好，他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熟人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家属也搬来，等于迁居了。这样的也不少。

黄：北京市那个监狱，也有就业的，有四百多人。

毛：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毛：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拉：听说他还写了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毛：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认为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谈到这里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照相吧！

给林彪、聂荣臻等的信

(1963年11月16日)

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又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

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与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给林铁^[1]的信和题词

(1963年11月17日)

林铁同志：

遵嘱写了几个字^[2]，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3]，待后
再写。

此祝

康吉！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一定要根治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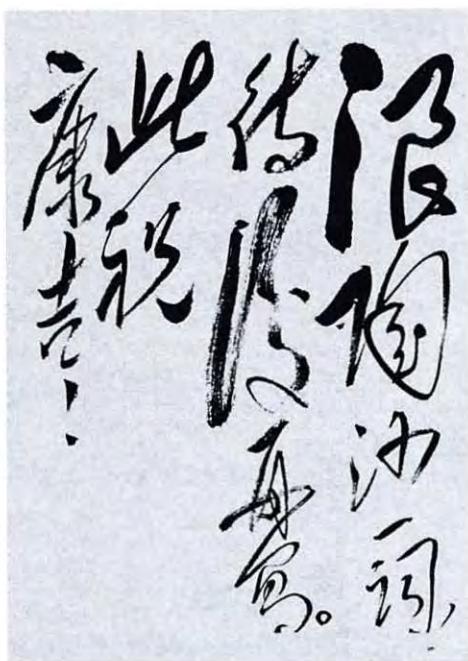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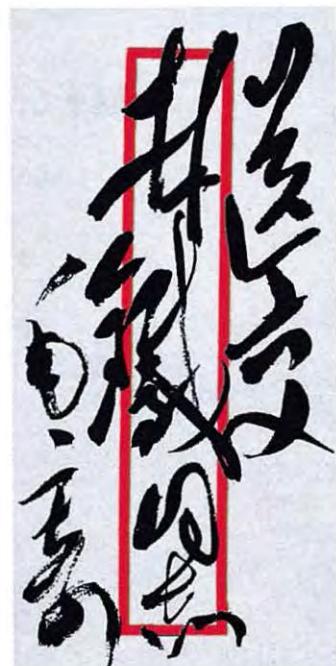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毛泽东应林铁要求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
写的题词。

[3] 指毛泽东1954年夏写的词《浪淘沙·北戴河》。



毛泽东致林铁信的手稿。



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写的题词。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查看河北水利规划图。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查看河北水利规划图。



一定要根治海河

伟大领袖毛泽东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题诗

一定要根治海河（宣传画）



《一定要根治海河》(中国画)



《红日照海河》(中国画)

对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稿的 批语和修改^[2]

(1963年11月18日)

—

即送康生同志：

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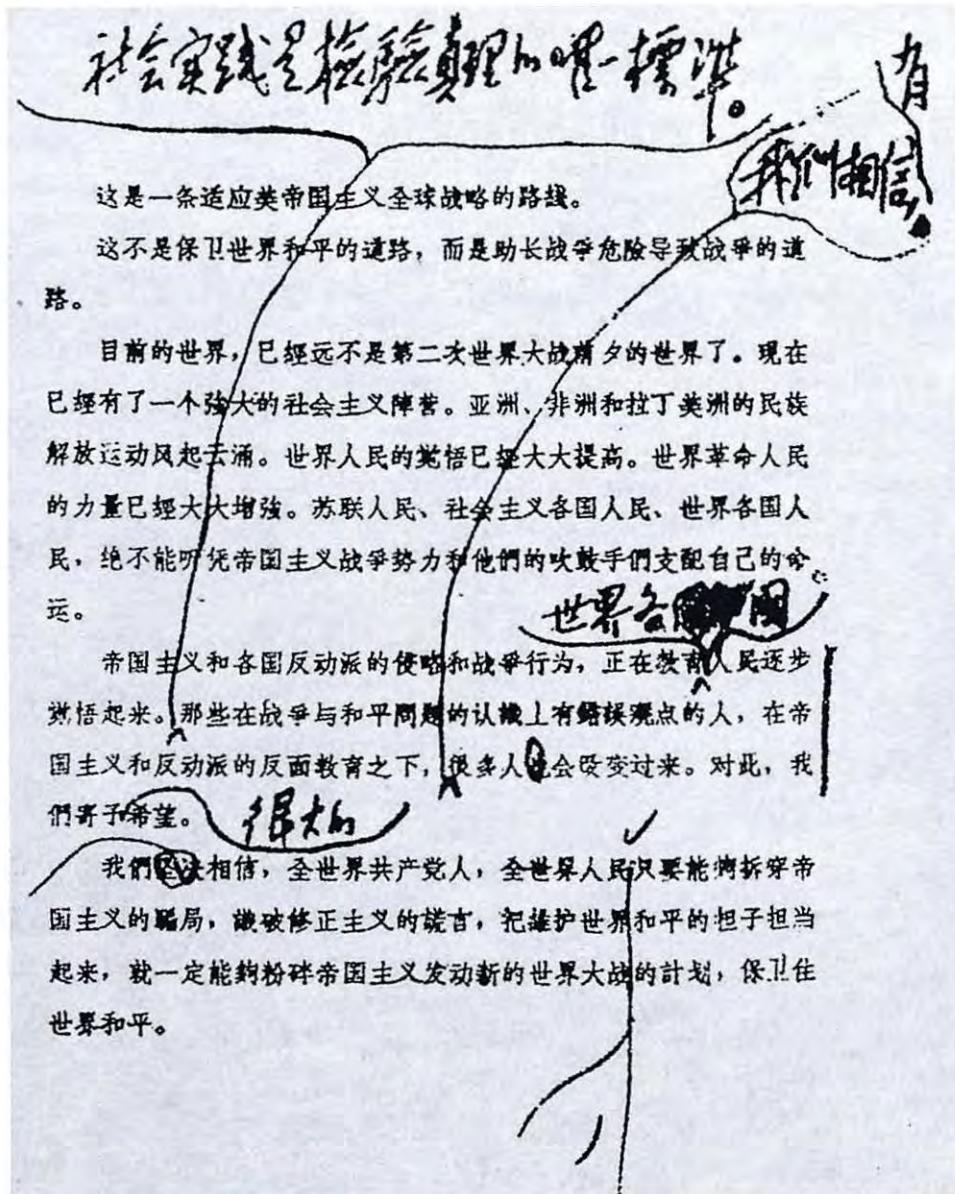
—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

[1]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在196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3年第二十二期上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定稿第一页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手稿（部分）。

对谢富治^[1]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63年11月20日)

富治、彭真^[2]同志：

此件^[3]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4]，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1]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 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22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我们两国在友好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全面迅速地发展了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促进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繁荣和高涨，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中朝两国人民都在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们两国人民紧紧

地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随着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中朝两国久经考验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必将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为桑托斯题词^[1]

(1963年11月24日)

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
斗争！

毛泽东

1963. 11. 24

[1] 这个题词是毛泽东1963年11月24日会见莫三鼻给（今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时写的。

和古巴诗人、作家 及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 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1963年11月2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罗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

皮塔·桑托夫大使（以下简称皮）：主席身体好吗？

毛：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皮：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毛：去年何时见过？

皮：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毛：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毛：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毛：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在上海，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文豪。

毛：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

比：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毛：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皮：这是真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毛：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毛：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侵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

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他们是如此说的。

皮：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毛：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毛：那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七二六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皮：不是。

毛：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纪？

比：五十四岁。

毛：你和格瓦拉的年纪差不多吧？

比：大一些。

毛：比罗加呢？

比：小一些。

皮：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皮：有点像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轻。

毛：一般说来，年轻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抛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号称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比：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毛：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他们的“耐心”太大。

毛：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皮：三年。

毛：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毛：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毛：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皮：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的前景如何？

毛：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没有？

皮：没有。

毛：奏哀乐没有？

比：没有。

毛：我们没有下半旗，没有奏哀乐，也没有打电报吊唁。

皮：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不下半旗。

毛：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度，不是换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没有死吧？

皮：没有。

毛：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矛盾，美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皮：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皮：没有。

毛：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失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即吉隆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有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南越统治者的力量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皮：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就要回去了吗？

比：明天走。

毛：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毛：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

皮：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国发生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张战争的人干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毛：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哪一派干的，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毛：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门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没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埔寨等，小小的柬埔寨竟敢拒绝“美援”，为何有此大胆？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埔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象，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埔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覆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援”。好吧，就谈到这里。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 和对复信的批语

(1963年11月25日、26日)

—

致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兄弟

苏加诺总统：

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

您在来信中，强调中苏两国团结的重要作用，表示对于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珍视中苏团结，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视一切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的团结，珍视全世界革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我们一贯竭尽自己的努力，维护和加强这种伟大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对敌。

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

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衷心支持您在来信中阐述的“对己须和、对敌须打”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在处理敌我关系问题方面一贯坚持的立场。

我和我的同事，作为您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朋友，十分敬佩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割断世界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而作的积极努力和重大贡献。

我们一贯赞同您提出的“我们热爱和平，但更热爱独立”的战斗口号。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这种意见，即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整个东南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尚未完成而必须继续进行。

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为你们解放西伊里安而感到很大的高兴。我们支持你们反对“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佩服你们冲破一切阻力而倡议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壮举。

亲爱的朋友和兄弟，让我在这里为您祝福，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祝福。您可以相信，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道，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援，携手前进。

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二

请尚昆^[1]同志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
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亞人民、阿尔巴
尼亞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亞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十九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亞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
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亞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现在，阿尔巴尼亞人民，正以不屈不
挠的战斗精神，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
们深信，钢铁般地团结在劳动党周围的阿尔巴尼亞人民，依靠自己
的努力，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
艰难险阻，取得更加光辉的胜利。

阿尔巴尼亞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
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

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朋友遍天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一贯忠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和革命战斗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深表敬佩。

中阿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1963年11月29日，毛泽东观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接见演员。

对周扬^[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2]的批语和修改^[3]

(1963年11月)

—

退周扬同志：

讲得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是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后来在196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扬1963年10月31日为送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这次会议有党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约500人参加。会上印发了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少奇同志在越南党校的讲话，作为会议的主要学习文件，另外还发了一些其他文件和正面材料，并拟请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这是学术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动员大会，大家情绪甚高。本篇二至二十一是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二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63年11月，毛泽东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全国工业交通企业财务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害灭病卫生运动总结会议的全体人员。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

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1963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五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六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七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八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63年11月，毛泽东接见历史学家翦伯赞。

九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1963年，毛泽东接见农业、医学科技工作者。

十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十一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

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十三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1]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十四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

[1]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

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十五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十六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1]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2]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

[1]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

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十七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十八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十九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

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二十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二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63年，在全国医学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亲切接见湘雅医学院第二任校长张孝骞教授。

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1]

(1963年12月5日)

—

搞革命总是要自己创造经验。过去我们都不会打仗，也没有准备上山打游击。我是搞工人、农民运动的，职业是小学教员。但是敌人要抓我们，杀我们，我们被迫上山打仗。不论如何打还是不会，从来没有学过。我们向蒋介石学，向敌入学，打了十年。后来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又跟日本人学打仗。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搞武装斗争，要学会消灭敌人。一百个消灭不了，也要消灭它五十个，只要缴了枪和子弹，就不蚀本，就是赚钱。如果只是把他们赶走，不是把他们消灭，那就不合算。如果能够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九个指头，再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八个指头，再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七个指头。这样，敌人就会怕我们。敌人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指头是一个一个地割掉，一下子都歼灭，是不可能的。打仗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办法。打歼灭战，就要选择时间和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地点。

再讲一条，武装斗争要搞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半个指头都割不下。搞根据地，对封建地主不要一概而论，不要大中小地主一下子统统打倒。首先要打最恶劣的，从打最坏的开始，就是指当权派。同农民仇恨不深的，暂时可以不动。也可以不马上分配土地，先实行减租减息的办法。根据地搞起来，就可建立政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建立生产合作组织，建立民兵。我们有相当时间，有的同志不理解这个问题，打了就走，这叫做流寇主义。到处跑，把猪、鸡吃完就走，这样不行，不能成功的。

二

因为城市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的据点，一下子夺取不容易。小市镇或许有可能，但往往敌人来了也要退出，反复多次。主要是消灭敌人力量，不消灭敌人力量，地方是守不住的。

此外，还要有单独的农村政治经济纲领，因为总的纲领不可能写得很具体。建立了根据地，就可以减租减息，但还不马上没收土地，要群众起来之后，消灭了很多敌人，才谈得上分配土地。敌人如果很强大，一下子消灭不了，游击队走了，敌人就杀人，你分地农民也不敢要。古巴在革命胜利前，根据地就没有分地，因为只打了三年。我们国家大，战争时间长，打了二十二年，所以在战争中就实行了土改。这也是在打了几个大胜仗，有了人口达数百万的根据地之后。你们按具体的情况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你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语言、服装都要和群众一样，使他们

感到是可信任的朋友。城市知识分子有一个缺点，我自己也是如此，就是不熟悉农村情况。开始农民不信任我们，农民受了做官的压迫，我们虽不是做官的，但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农民，农民还是不信任。如果没有打胜仗，他们也不大信任。打胜仗之后，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信任。

三

还有一条，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像古巴一样，他们的武装斗争，没有外国支援，他们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从敌人手上夺来的。我们打仗也全靠敌人，枪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还俘虏了很多敌人补充到部队中去。敌人的兵，受过训练，会打仗。我们的兵没有受过训练，如果编入一些俘虏，就会打仗。根据地就是训练干部的学校。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

我们过去没有什么元帅、将、校、尉等的称号，只有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军官与战士一样。但是后来就有了很多称号，衣服也比士兵好。我看这样不好，还是和战士一样好。不靠元帅、将军称号吃饭。我不是元帅、将军，而是党中央主席，也不应靠这个职位吃饭。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是很蠢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果不进行调查研究，就什么也不懂。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关于编诗词集给田家英^[1]的信

(1963年12月5日、6日)

—

田家英同志：

“钟山风雨”一诗^[2]，似可加入诗词集^[3]，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4]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5]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毛泽东1949年4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 指当时正在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书名为《毛主席诗词》。

[4] 指毛泽东1963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5] 《八连颂》，是毛泽东1963年8月1日写的赞颂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杂言诗。

—

田家英同志：

今天或明天开天〈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1]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五时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在张爱萍、李天佑^[1]关于对付 蒋军袭扰问题的报告上的批注^[2]

(1963年12月9日)

—

敌人小、中、大袭扰足以锻炼我军民的战斗能力，是好事，袭扰越多越好。故第八项^[3]措施，暂时不应采取，将来视情况再说为宜。

毛 注

—

此项^[3]在现阶段不应当做，将来看情况再说。

毛 注
十二月九日

[1] 张爱萍、李天佑，当时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本篇一是对张爱萍、李天佑1963年12月2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注。报告说，我们接到总理11月27日关于应该进一步研究蒋匪可能袭扰的新特点、新花样和我们的新对策的指示后，总参各部门马上行动起来，30日总参党委召开办公会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根据总理指示精神和各种迹象看来，蒋匪可能的突击袭扰破坏活动除上次报告中所估计的以外，还有以下可能：1. 花样增多。占领我某些空白岛屿，或对我设防较薄弱岛屿、大陆突出部地区等突然袭击。在海上抢劫我运输船只，破坏我海上运输，抓我渔船，破坏渔业生产。在我纵深的劳改犯集中地区或偏僻山区，空投小股武装，策动暴乱等。2. 规模逐步扩大。蒋介石有可能采取由小到中、到大的做法，由几十人至两三百人的小搞，发展到几百人至千把人的中搞，进而到几千人、万把人以上的大搞。3. 地区可能更广。蒋匪袭扰地区不仅有闽、粤、浙，而且会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和中缅、中尼边境。4. 次数可能更多，越来越频繁。5. 方式更加狡猾，规律难以琢磨。为此，我们目前应以对付敌人几十人、几百人、以至上千人的袭扰活动为主，同时又必须准备对付敌人搞更大一些规模的袭扰。在具体措施上，除上次已报告者外，我们补充以下几点：1. 反蒋匪袭扰破坏活动的关键在于加强部队战备工作，充分发动、依靠民兵和人民群众，并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军民联防。2. 加强对情况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加强直接的观察、警戒和巡逻。3. 对兵力薄弱而又可能遭受敌人袭击的某些技术侦察分队和距大陆较远的岛屿，适当地增加兵力和火力，构筑工事。4. 在可能遭敌袭击的主要地区，控制必要的机动兵力和车辆、船只，及时给予支援。5. 公安、港务、渔业部门应加强对港口和船只的管理。6. 可能遭敌袭击的公安哨所、民兵团部及个别地方党政机关，应做些必要的自卫工事。7. 各军区及省军区、分区、人武部，海、陆、边各军、师要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去，具体检查和帮助。8. 建议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宣传上采取相应的配合措施。本篇二是对报告中所提第八项措施的批注。

[3] 指张爱萍、李天佑报告所说的对付敌人小、中、大袭扰须补充采取的措施中的第八项。

对王鹤寿^[1]关于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报告的批语

(1963年12月11日)

薄一波同志：

此件^[2]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1]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书记。

[2] 指王鹤寿1963年12月9日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展“经济活动分析”，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济活动分析是在一个企业或班组里，拿它这一个月的各种经济指标（产量、质量、成本、品种、消耗、回收率、劳动生产率等）与上月比，与最好的季度比，与别的企业、班组比，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从这种比较中找出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

在《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1]一文上的批注^[2]

(1963年12月)

—

调和派

慎重派

—

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否认不依〈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因为敌对的双方都不愿意打仗。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自己认为非打不可了，不认〈能〉控制了，仗就打起来了。

[1] 新华通讯社1963年12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六三九期上登载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苏联对控制论的哲学问题讨论的情况。文章叙述了苏联学术界对控制论广泛讨论、从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介绍了1962年6月举行的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哲学讨论班关于控

制论哲学问题的联合理论会议对控制论的定义、机器能否思维、生物体的模拟和人工创造、控制论逻辑、控制论和社会等问题的不同意见。1963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宣称：控制论“影响了世界观的发展”，是“科学知识中、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整个一个时代”，“对劳动的性质和人类生活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2] 本篇一中“调和派”三个字是毛泽东在文中“认为说机器能够思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与其把机器同人对立起来，倒不如更多地研究人和机器的共栖问题”这段话旁写的批注。“慎重派”三个字是在文中“认为机器模拟思维的问题还需要实验研究；机器与人不同，在于人能进行创造性活动，今后控制论要研究创造性问题”这段话旁写的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文中所述布尔则夫以下观点写的批注，布尔则夫认为，应当利用控制论去解决人类社会调整的问题，控制论在争取和平中也应起作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1]

(1963年12月12日)

—

彭真、刘仁^[2]同志：

此件^[3]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

[1] 这两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3] 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二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3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演出。



1963年12月，毛泽东和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1]

(1963年12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开头时很小，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其余的，有的被敌人杀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消极不干了。但这几十个人，经过几年，就发展成五万人，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准备搞武装斗争，不觉悟，没有事先准备好应付我们的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到了他叛变之后，我们才懂得了他的办法是杀人。所有的工会、农会都被关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生疏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我们的武器也是敌人送来的。没有任何外国援助过我们一支枪，全部武器都是国民党送给我们的。打一个胜仗，枪也抢过来了，人也俘虏过来了。对俘虏的士兵，我们给他们政治教育，让他们参加我们的部队，干部则放回去。但一些技术人员可以留下，例如医生、无线电技术人员等，还是用得着的。

总之，不会的东西可以学会，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不会建设根据地可以学会建设根据地。根据地是我们的学校，可以在那里训练干部。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解决部分群众就业和生活困难 问题的批语和信

(1963年12月13日)

—

柯老、丕显^[1]同志：

此件^[2]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渐）

[1]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3年12月12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该文说，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从目前趋势看，来信还在逐步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减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减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回乡的老、弱、病、残职工；另一种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减后断了生计，现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他们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极为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工作或学习，还有些人搞投机倒把等，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了反动团体。

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

刘、邓、彭真^[1]同志：

我在《群众反映》第84〔期〕上写了几句话^[2]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3]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即本篇一。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12月13日)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2]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田仁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 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1]

(1963年12月13日、30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2]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这个指示当时以中发〔63〕862号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印发，1977年9月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本篇二是毛泽东1963年12月13日为转发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写的批语。本篇三和四是毛泽东同月30日在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稿的标题页和打印件上写的批语。

[2] 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等32人，于10月29日至11月5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广东省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的新高潮，到处有大面积高额丰产的记录，到处有观摩学习的人群，到处是建设新农村的景象。通过参观，大家都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胸襟，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同时，也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1]，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

[1] 中共湖南省委批转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给湖南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的指示说，最近，李瑞山、华国锋带领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参观了广东省若干地区的农业生产，他们把学到的经验和体会，扼要地写成这个参观报告。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必须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各级党委的同志必看，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必看，管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同志也要看。今冬还要把这个报告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宣读。工业部门最近到上海去参观学习的同志，也应该写出同样的报告，印发给大家阅读。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去。学习外地的经验要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应当看到，每个县、每个地区，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总结这些单位的经验，把本地的经验和外地的经验结合起来，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地加以推广，就会更有成效地改进工作，发展生产，使先进单位更加先进，一般的和落后的单位逐步赶上先进单位。在这里，领导亲自搞试点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做出了样板，树立了旗帜，才能更快地带动全面，掀起学习先进的高潮，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

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

刘、邓、朱、彭、瑞卿、康生、伯达、一波、先念、富治、震林^[1]同志：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湖南这个文件^[1]似可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次会，议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三

送少奇、小平二同志再阅。

四

少奇、小平同志：

此件改了几个字，请再阅后，连同湖南文件，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时间仍写十二月十三日。

[1] 指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

给张维^[1]的信

(1963年12月14日)

楚珩同志：

多次来信并附件都收到了。深情厚意，关心政治、卫生工作和我个〔人〕养生之法，极为感谢！久未作复，尚乞原谅。

敬祝病体逐渐康复。

并问魏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 张维，又名张楚珩，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关于在部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给林彪^[1]的信

(1963年12月14日)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2]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3]（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2] 指《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3]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1]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连〈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两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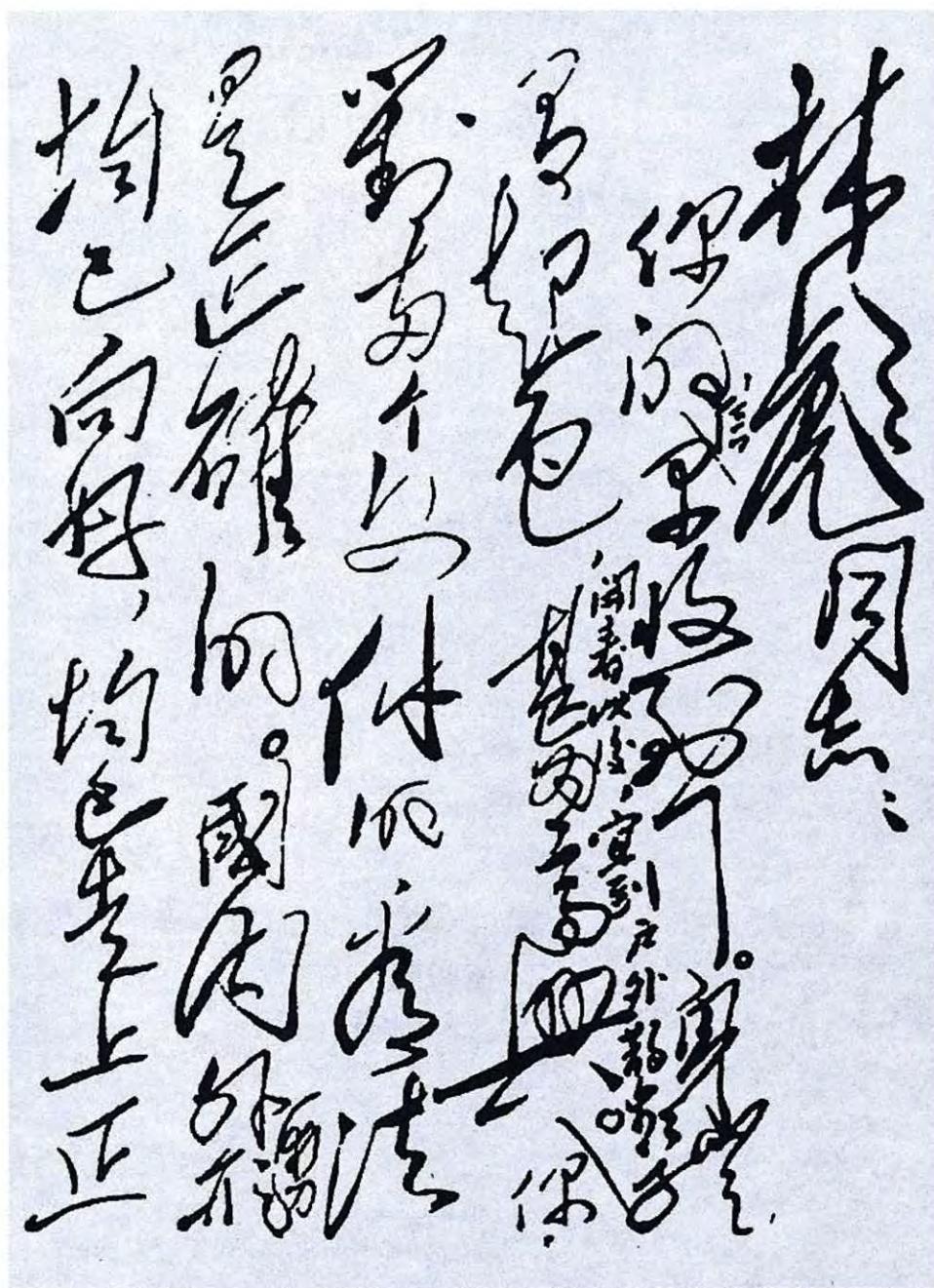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1]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刘亚楼，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

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1]，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1]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作的《龟虽寿》一诗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致林彪信的手稿（部分）。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 工作人员的批语

(1963年12月14日)

少奇、小平、彭真^[1]同志：

这个文件^[2]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3年12月1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的《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此文是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11月来信的摘要。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的原因是：（一）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二）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三）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议：（一）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二）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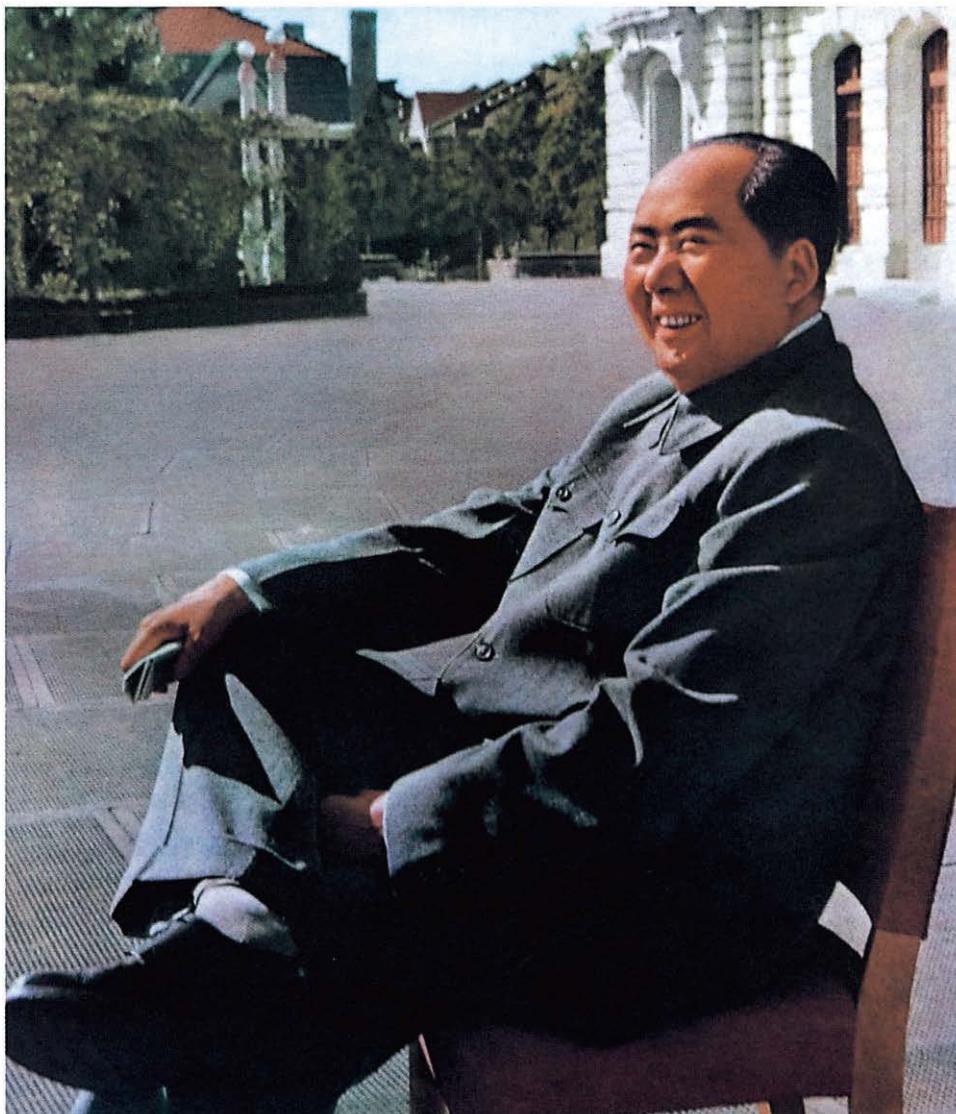
导员。此事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院内看文件。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

在听取聂荣臻汇报 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

(1963年12月16日)

(当聂荣臻汇报到苏联撤退专家后，我们科学技术发展更快时)

毛泽东：这等于抗战时何应钦不给我们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

(当聂荣臻讲到社会科学时)

毛泽东：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是哪里办的？

(有人回答是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办的。)

(当聂荣臻汇报到农业和医学科研时)

毛泽东：黄淮海，要组织几万人搞。

几万人按军事编制编成工程兵，使我们的铁路工程兵从十二万发展成二十二万。为了修森林铁路，没有工程兵不行。

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预防感冒的药，《参考消息》上说英国人研究出来了。我一年总要感冒几次，这种药应该研究一下。感冒究竟是什么原因？致病的到底是病毒，还是一种什么细菌？

允许公开犯错误，但要公开改正。

(当聂荣臻汇报到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

毛泽东：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聂荣臻汇报到进口书刊一年要四百万美元时)

毛泽东：买外国书刊只有四百万美元，还不算多嘛，划得来，可以花一千万美元。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嘛！

(当聂荣臻汇报完后)

毛泽东：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是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当谈到十年要投资三十亿时)

毛泽东：每年三亿，不多嘛。

(当毛泽东谈到利用激光搞反导弹武器时)

毛泽东：“死光”，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批人吃了饭不做别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武器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就没有多大用

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当人们都站起来准备散会时，有同志问：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括不包括社会科学？)

毛泽东：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1]

(1963年12月16日)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2]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3]和三八作风^[4]。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

[1]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邓、彭、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诸同志阅后，送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同志阅。此信阅后存瑞卿处。”这里的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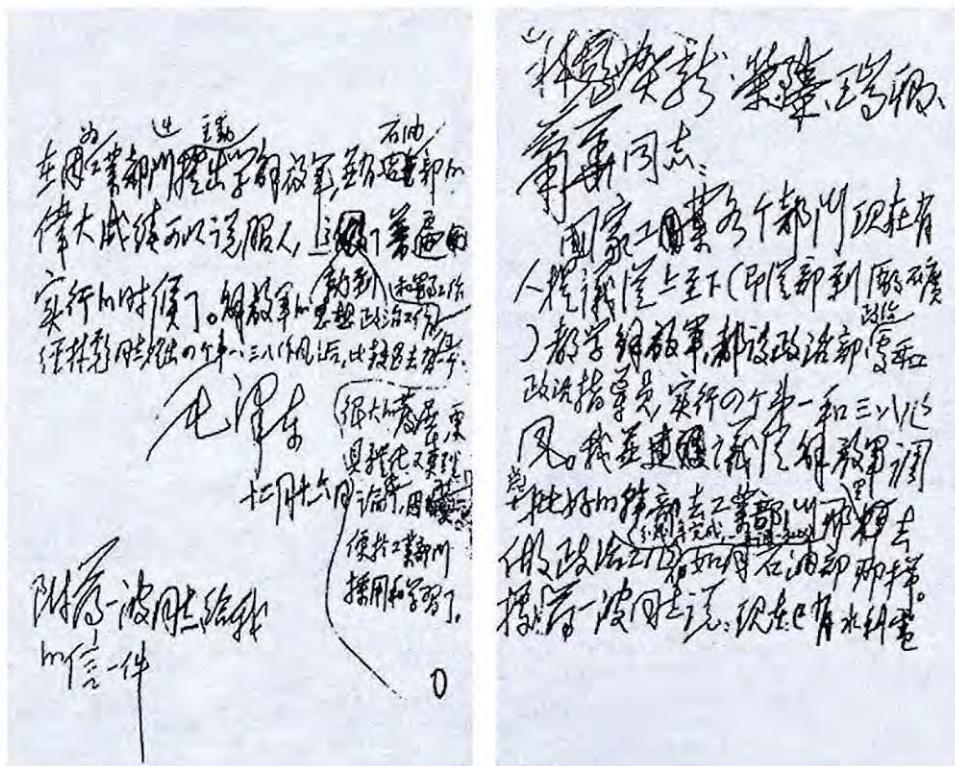
[4]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1]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1]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1]一件。



毛泽东致林彪等信的手稿。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3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你12月11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13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

对《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12月21日)

一波同志：

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3年12月19日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你12月11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真地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抓了一些，但是抓得不够经常，不够系统，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方法，因而成绩不大。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

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300名到500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

[2]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1963年12月20日为送审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1963年1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文成。

中央转发江苏关于宣讲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 情况报告的指示和批语^[1]

(1963年12月23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

- (一) 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
- (二) 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
- (三) 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
- (四) 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刘、邓、朱、彭、震林^[2]同志：

比较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意见，以江苏此件^[3]为较好，故予以转发。震林前拟指示不发，改发此件。

毛泽东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江苏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在春耕前普遍讲解一次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指示，这个指示以中发〔63〕848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印发。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写的批语。一和二均写在中共江苏省委1963年12月20日给中央、华东局并告各地、市、县委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江苏省委1963年12月20日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下达后，我们除了立即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1.7万名工作队队员学习这两个文件外，并部署各地先在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还要求地、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一两个社队向群众试读讲解。目前，已有42个县、市的三级干部会议和23个面上或点上的先行公社，进行了这一工作。中央两个文件，一经与基层干部和各阶层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澄清了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疑虑和猜测，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这两个文件，称作是建设社

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中央把文件发到大队、生产队，每一次都会发生巨大的威力。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决定“十二条”，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年的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好；这次贯彻这两个文件，一定会出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发展的局面。基层干部听了这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提高了阶级觉悟，弄清了一些过去长期没有弄清的问题。广大贫下中农听了宣读讲解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中农听了宣讲后，情绪开始稳定，开始向贫下中农靠拢。地主、富农子女听了宣讲后，十分感动，普遍感到有了前途。地富反坏分子对于向他们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普遍感到意外，说这两个文件是“两好”政策——对四类分子好，对四类分子子女好，开始认识到只要劳动守法，自己有前途，子女也有前途。根据各地试读中央两个文件的实践，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宣讲中央两个文件，一般应先读《决定（草案）》，然后再读《规定（草案）》，弄清具体政策。二、在县、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讲两个文件，可以大会宣读讲解，也可以分大组宣读讲解。三、在群众中宣读讲解，一般应先党员、积极分子，后一般社员，再四类分子。四、在宣读文件时，进行重点复述讲解，帮助干部、群众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随意发挥，曲解文件的精神。五、要训练好宣读讲解的骨干。

给林克^[1]的信

(1963年12月24日)

林克同志：

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他』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森^[2]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共〈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早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史蒂文森，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林克同志：
全国国务院秘书处移此便
函移回布里斯罗十一月十三日
他在离金山的一篇特事来说，另立
章姓归组回国十一月七日叶
三月的雨篇时算定该以他
考三篇文章，你将你找来给我
看为盼！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四日早

毛泽东致林克信的手稿。

在莫文骅^[1]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 政治干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3年12月25日)

此件^[2]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

[1]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2] 指莫文骅1963年12月22日给肖华（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毛主席12月14日给林副主席的信和毛主席12月16日给林总、贺总、聂总、罗总长、肖副主任的信”，院党委常委作了初步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认真向兄弟单位学习，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和大发展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毛主席指示政治学院要担负一部分协助工业系统训练政治干部的任务，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我们一定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总政的嘱托。协助工业系统训练一部分政治干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地向地方干部学习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虚心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学习他们的优良作风，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报告还提出了协助训练工业系统政治干部的初步设想，包括招生名额、学制、学习内容、时间安排等问题。

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给胡志明^[1]的复信和关于复信的批语

(1963年12月26日、27日)

—

请少奇、小平^[2]再阅后，交尚昆^[3]办。

毛
廿六日

—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几次来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中苏谈判，几个月后可以开第二次会，目前几个月内还不宜开，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讲。在十一个党会议上共同商定政策以后，中苏就可以开会了。看来不止谈三四次，可能要谈十几次或几十次，谈几年到十几年，才能谈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出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真正团结的结果来。对此我们是有耐心的。目前国际形势很好，料想你和你的战友们也感觉到了。听说你们的中央全会开得很好，谨致热烈的祝贺。新年将到，敬致贺忱。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王海容、毛远志等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在一起。

对希尔斯曼演说的几点看法 一文的批语

(1963年12月28日)

刘、邓^[1]、外交部、外办的同志们：

这篇分析^[2]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3]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阅后退毛。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外交部1963年12月26日编印的《新情况》上登载的《美国对华政策新诠——对希尔斯曼12月13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文章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就美对华政策发表演说，这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文章对希尔斯曼的演说作了分析，并就其主要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介绍：(一) 对华基本估计。

认为：1. 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2. 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3. 中国的政权和领导巩固，目前看不到会改变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4. 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二）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1. 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就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稳定远东。2. 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3. 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继续中美会谈，保持谈判接触。4. 长远的方针是“采取保持实力和坚定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最好地促使中国大陆发生一些变化”。（三）“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这篇演说虽然调子比较和缓，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什么改变。希尔斯曼所说的“门户开放”是指我国改变政策而言，换言之，是以我国改变政策为前提的。（四）一些新的提法。1. 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2. 目前重点，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以在外围遏制中国为主。3. 肯定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鼓吹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长期政策。4. 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也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五）背景和意义。这篇演说明显地为美国对华政策作了辩解和说明。据西方透露，这篇演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集中研究的结果。它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当前对华政策的蓝图。看来这篇演说中所说明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两党取得一致、各主要集团所同意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似将保持有效，不会有太大变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

[3]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9日发表了观察家文章《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语^[1]

(1963年12月30日)

这个文件^[2]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3]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15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3]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五周年的电报

(1963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欣逢古巴解放五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五年来，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前线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入侵、颠覆破坏等一系列阴谋，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支持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古巴人民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胜利地推进着自己的革命，在西半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古巴人民这些辉煌成就至为钦佩。我们深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

难险阻，获得新的更加巨大的胜利。

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古巴人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和鼓舞，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坚持五项要求，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发展革命的斗争，看成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英雄的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祝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63年12月^[1])

记得当年草上飞，^[2]
红军队里每相违^[3]。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4]

[1] 1963年12月，这首诗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2] 记得当年草上飞，这句借用传唐黄巢《自题像》诗句。草上飞，指红军在战争中行动迅速。

[3] 每相违，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4]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贵州、四川境内率领中央红军迂回作战，四渡赤水，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转入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在迂回过程中，部队经常需要急行军。林彪曾在同年五月在四川南部会理城郊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夜写信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这样“走弓背路”要“拖垮军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战锦”是指1948年9月、10月间攻打锦州，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大仗。毛泽东在9月7日为中央军委写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

斥鴞每闻欺大鸟，^[1]
昆鸡长笑老鹰非。^[2]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 斥鴞每闻欺大鸟，斥鴞，蓬间雀，在蓬蒿中飞起来不过几尺高。《庄子·逍遥游》说，斥鴞笑鹏鸟飞得太高，认为自己在蓬蒿中飞翔，也是飞得最好了。

[2] 昆鸡长笑老鹰非，昆鸡，古说即鶡鸡或鶡鸡，一种大鸡。《尔雅·释畜》：“鸡三尺为鶡。”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鹰和鸡》中说，鹰因为低飞而受到鸡的耻笑，认为鹰飞得跟鸡一样低；鹰答道：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吊羅榮桓同志

已是百年草上霜，
紅軍隊里舊相逢。
長征不是難堪地日，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过后盡開顏。

毛泽东手书《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63年12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到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论反对官僚主义

(1963年)

我们这些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是容易犯的弊病，有了官僚主义，必然对上闹分裂主义。比如“跃进号”抓了才清楚的。下边也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前年下放权力那么多，文件是我起草的，造成了分散主义。有人说要反对，顶不住，问题还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党外部长和我们一道，也希望借助一下你们的归劝。

官僚主义，思想上是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总之，要集中地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三月一日，中央“五反”指示中说：“官僚主义在抬头”。我看带有普遍性。

我归纳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

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

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做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五、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六、不学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委，怕负责任，办事拖拉，长期不决，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七、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为争，老于事故，上捧下拉，两面俱圆，八面玲珑。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八、政治学不成，业务钻不进，人云亦云，语气无味，尸位素餐，领导无方，滥竽充数。这是无能的官僚主义。

九、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十一、机构庞大，人事庞杂，层次重叠，浪费资产，人多事乱，遇事团团转，不务正业，人多事少，工作效率低。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十二、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会议多不传，报表多不用，往来多不谈。这叫“五多”的官僚主义。

十三、图享受，好伸手，走“后门”，怕艰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内外不一请客送礼。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十四、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钱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十五、自私自利，假公济私，以私作公，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十六、争名夺利，向党伸手，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

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闹宗派的官僚主义。

十九、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

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

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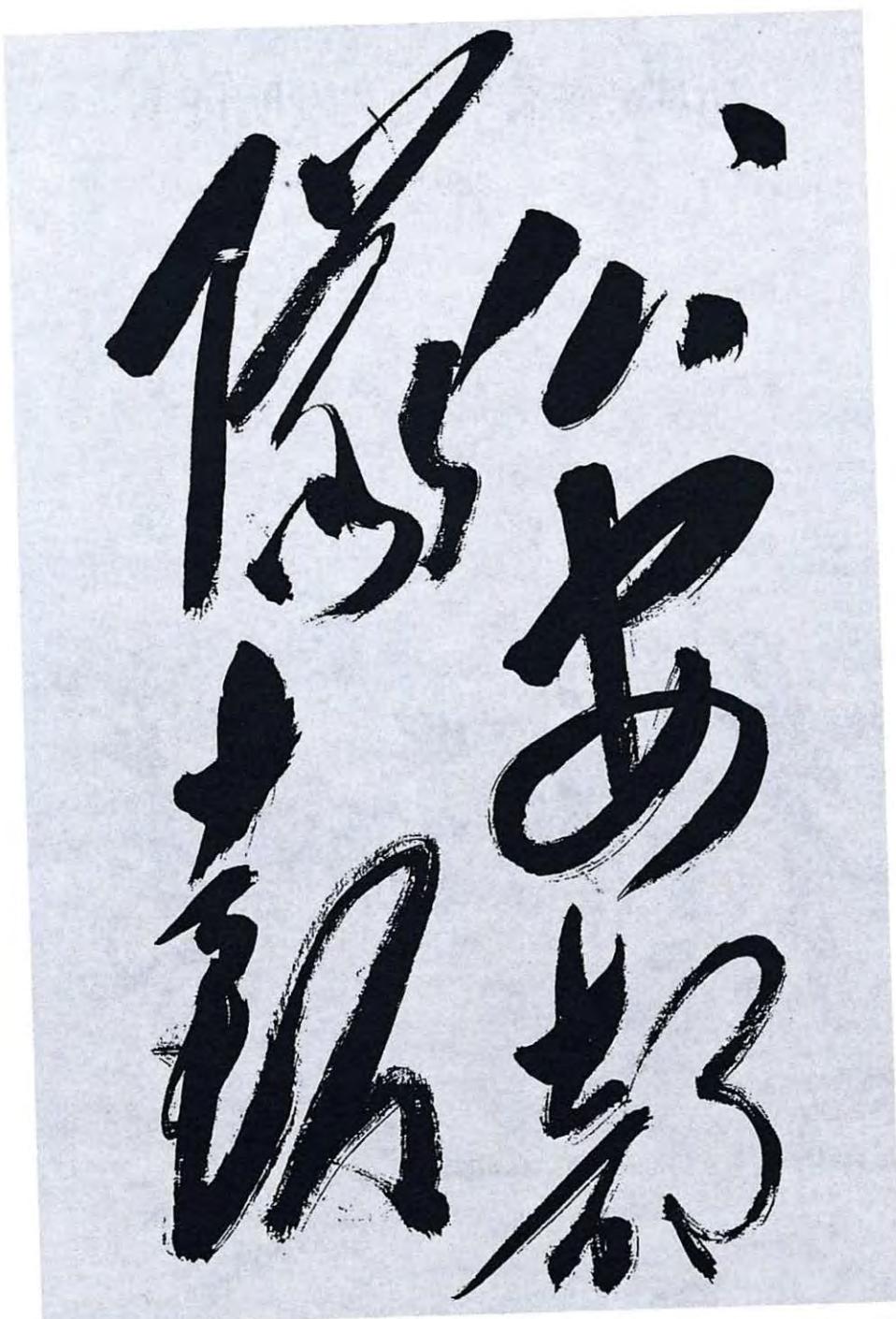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为《公安部队报》题写报头

(1963年)

公安部队报

为《公安部队报》题写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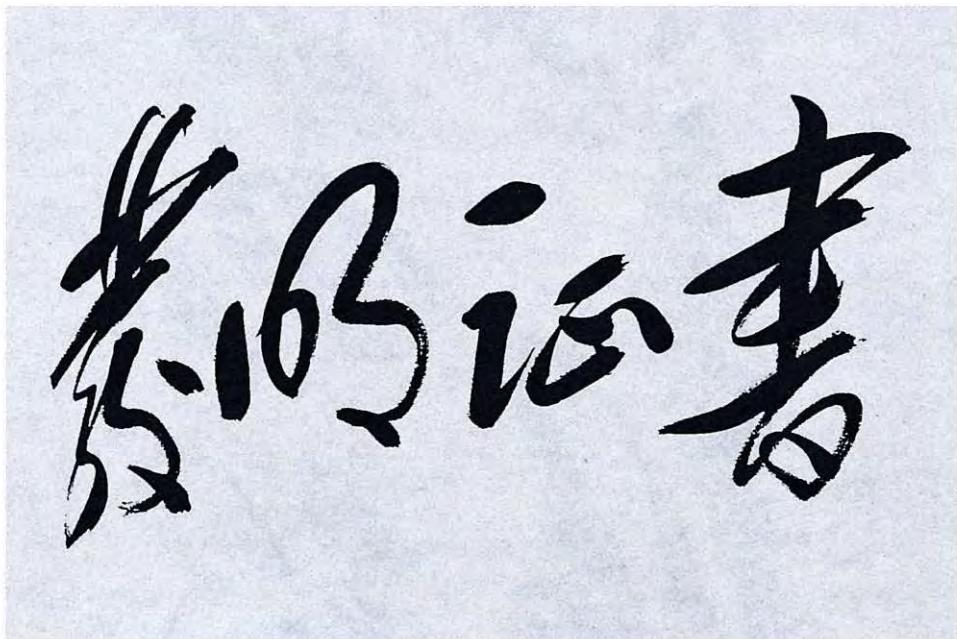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公安部队报》题写的报头。

为国家科委题写“发明证书”

(1963年)

发明证书



毛泽东为国家科委题写的“发明证书”。

1964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公安工作问题的两个批语^[1]

(1964年1月1日、2月15日)

—

谢富治同志：

报告^[2]已看过，很好。

[1] 本篇一写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3年12月30日为报送公安部党组1963年第三次综合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二写在谢富治1964年2月12日为报送公安部党组关于在城市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公安部党组1963年12月30日的报告说：自5月杭州会议提出要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任务以后，我们先后派出10多个工作组，同各省、市、区公安厅局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对敌斗争问题。半年多的实践证明，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的和可能的。城市中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企业、学校、机关内部和街道上怎样依靠群众清理专政对象，同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改造他们，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正在摸索。1964年，我们除继续抓紧打击现行破坏的斗争和治安管理工作外，应当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政、加强对四类分子改造和预防犯罪的指示，并准备在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若干同志是否下去若干县、社、厂矿调查一个短时间，为二月公安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好一些。城市工矿也宜派几个工作组去。

毛泽东

一月一日

—

已阅。退谢〔富〕治同志。此件^⑩很好，照办。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1] 公安部党组 1964 年 2 月 12 日的报告在分析了厂矿企业内部敌我斗争的情况后提出，对于敌我斗争情况严重的单位，不充分发动群众，只靠专门机构进行政治清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为此，有些城市党委，运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结合“五反”运动，并在“五反”运动中专门划出一段时间，开展群众运动来处理敌我斗争问题，较好地完成了政治清理任务。这是依靠群众斗争，有效制服和改造敌人的好方法。对于企业内部新查出来的和原来留用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斗争后，应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留在原单位，交给群众监督改造，不要清洗到社会上去。在企业内部进行政治清理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些思想极端反动的分子，一般的可以通过领导谈话、小组会批评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同敌人坚决决裂。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争取、挽救他们，不轻易将他们划为新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年内，俟城市党委腾出手之后，在全国所有城镇中，无例外地认真地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很必要的。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观看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后和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握手。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豫剧《朝阳沟》演员在一起。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讲话

(1964年1月1日)

马列主义原来是外国的，和中国革命结合了，我们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它，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了。

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1]

(1964年1月9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主席兼总书记克瓦米·恩克鲁玛阁下：

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险（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的最亲切的慰问。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的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

[1] 恩克鲁玛1964年1月2日下午离开总统办公厅时有人企图进行暗害，幸平安脱险。这封慰问信由正在加纳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月11日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时转交。

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

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

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 爱国正义斗争^[1]

(1964年1月12日)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

[1] 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1]、艾森豪威尔^[2]、肯尼迪^[3]到约翰逊^[4]，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至1952年任美国总统。

[2] 艾森豪威尔（1890—1969），1953年至1960年任美国总统。

[3] 肯尼迪（1917—1963），1961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

[4] 约翰逊（1908—1973），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

(1964年1月17日)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

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

[1] 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除了有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1]以来，苏共

[1] 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

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1]。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2]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一九五八年上半，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

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3]。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

[1] 于哥夫（1904—1991），1956年至1962年任保加利亚总理。西罗基（1902—1971），1953年至196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2]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

[3] 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为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中印边界事件^[1]，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2]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

[1] 1959年8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此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不断挑起边界事端，并进而发展为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1962年10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

[2] 远东共和国，又称赤塔共和国，是1920年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当时，苏俄在西伯利亚已经控制贝加尔湖以西的地区，而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日本干涉军占领。列宁下令成立赤塔共和国，以它作为苏俄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地之间的缓冲地带。1922年10月，日军被迫撤出西伯利亚。同年11月，赤塔共和国并入苏俄。

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

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这一段话。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爱泼斯坦、斯特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1]

(1964年1月27日)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2]，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3]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的谈话。

[2] 冲绳，即冲绳岛，是日本领土琉球群岛的主要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5年6月为美国军队攻占。1951年，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规定，日本当局同意把冲绳交给美国托管。此后，日本人民为使冲绳归还日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72年5月15日，根据美、日两国政府协议，美国将冲绳的行政管理权归还日本。

[3]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1]

(1964年1月27日)

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2]

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二、“到中流击水”^[3]。

“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时有个因是子（蒋维乔），提倡一种静坐法。

三、“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3]

“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

四、“一枕黄粱再现”^[4]。

指军阀的黄粱梦。

[1]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这是英译者对毛泽东的解释所作记录的要点。

[2] 参见《沁园春·长沙》。

[3] 参见《西江月·井冈山》。

[4] 参见《清平乐·蒋桂战争》。

五、“国际悲歌歌一曲”^[1]。

“悲”是悲壮之意。

六、“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2]

“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霄入，枪林逼。”

七、“莫道君行早”^[3]。

“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八、“离天三尺三”^[4]。

这是湖南常德的民谣。

九、“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5]

这首词上下两阙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这里北有大巴山，长江、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雁叫”“霜晨”，是写当时景象。云贵地区就是这样，昆明更是四季如春。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长江，但是遇到强大阻力。为了甩开敌军，出敌不意，杀回马枪，红军又回头走，决心回遵义，结果第二次打下了娄山关，重占遵义。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

[1] 参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2] 参见《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3] 参见《清平乐·会昌》。

[4] 参见《十六字令三首》。

[5] 参见《忆秦娥·娄山关》。

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

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十一、“天若有情天亦老”^[2]。

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十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3]

是指渔船不见。

十三、“泪飞顿作倾盆雨”^[4]。

是指高兴得掉泪。

十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5]

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不要买票，在宇宙里旅行。地球自转的里数，就是人旅行的里数。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乘以圆周率，即赤道长，约四万公里，再折合成华里，约八万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万里。

十五、“牛郎欲问瘟神事”^[6]。

牛郎织女是晋朝人的传说。

十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7]

“红雨”指桃花。写这句是为下句创造条件。“青山着意化为

[1] 参见《七律·长征》。

[2] 参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 参见《浪淘沙·北戴河》。

[4] 参见《蝶恋花·答李淑一》。

[5] 参见《七律二首·送瘟神》。

桥”，指青山穿洞成为桥。这两句诗有水有桥。

十七、“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黑手高悬霸主鞭。”^[1]

“咒逝川”“三十二年前”，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革命。这里的“霸主”，就是指蒋介石。

十八、“冷眼向洋看世界”^[2]。

“冷眼向洋”就是“横眉冷对”。

十九、“云横九派浮黄鹤”^[2]。

“黄鹤”不是指黄鹤楼。“九派”指这一带的河流，是长江的支流。明朝李攀龙有一首送朋友的诗《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待臣颜。”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

二十、“浪下三吴起白烟”^[2]。

“白烟”为水。

二十一、“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2]

陶渊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桃花源的理想世界，没有租税，没有压迫。

二十二、《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

“友人”指周世钊。

二十三、“九嶷山上白云飞”^[3]。

“九嶷山”，即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

[1] 参见《七律·到韶山》。

[2] 参见《七律·登庐山》。

[3] 参见《七律·答友人》。

二十四、“红霞万朵百重衣”^[1]。

“红霞”，指帝子衣服。

二十五、“洞庭波涌连天雪”^[1]。

“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

二十六、“长岛人歌动地诗”^[1]。

“长岛”即水陆洲，也叫橘子洲，长沙因此得名，就像汉口因在汉水之口而得名一样。

二十七、“芙蓉国里尽朝晖”^[1]。

“芙蓉国”，指湖南，见谭用之诗“秋风万里芙蓉国”。“芙蓉”是指木芙蓉，不是水芙蓉，水芙蓉是荷花。谭诗可查《全唐诗》。

二十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2]

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

二十九、“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3]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三十、“蚂蚁缘槐夸大国”^[4]。

“大槐安国”是汤显祖《南柯记》里的故事。

三十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4]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

[1] 参见《七律·答友人》。

[2] 参见《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3] 参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4] 参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十二、“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⑪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1] 参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1]

(1964年1月28日)

—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1964年1月28日审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月28日稿）时加写的。本篇二加写在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月28日稿）以下一段话之前：“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在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二、第三期合刊上发表。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宣传画）

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 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

(1964年1月28日)

肖华、徐子荣^[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至于蒋匪帮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则更值得注意。谢富治^[3]同志如未外出，此件应请他看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阅后退毛。

[1]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1964年1月27日印发的《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简况中说：阿尔巴尼亚1963年8月侦破了一起叛国案，成员有一教授，国防部一中校、一大尉，一演员以及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共8人。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

[3]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 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4年1月2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代表团有几个人？

本·阿卜杜拉（以下简称阿）：十二个人。

毛：来了多少时间？哪一天到北京来的？

阿：一月十七日到北京的，十三日就离开阿尔及利亚了。

毛：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参观？

阿：还要到上海去两天，杭州两天，广州两天，然后回国。

毛：到广州从南路回去吗？

阿：是的。

毛：你们是从南路来的，还是从北路来的？

阿：从南路来的，经过开罗、仰光和昆明。很希望在中国多呆几天，因为国内有工作，已经延长了几天，现在不得不回去了。

毛：你们胜利了，我们很高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为什么少数能变成多数呢？原因就是你们有群众，人民群众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阿：我们胜利还不久。

毛：阿尔及利亚现在是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吗？有人说是一千万。

阿：一千二百万。不过阿尔及利亚从来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过去法殖民统治者把阿尔及利亚人民当狗看待，多一二百万、少一二百万，对他们说算不了什么。

毛：过去你们临时政府告诉我，阿尔及利亚有一千万人口，包括一百万法国人。那么本国人只有九百万，战争上又牺牲了一百多万，只有八百万不到一点。人民一定会胜利。人口在打过仗之后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这话的。

我们党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十七个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十二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人，那十个人或者牺牲了，或者叛变了，可是革命力量发展了，越来越大了。我们的革命一共花了二十几年才胜利，从一九二七年打仗打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五万党员降到几千党员。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蒋介石叛变革命，同我们打了十年国内战争。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右倾。然后在战争中党壮大了，军队壮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有了三十万党员，三十万军队，根据地的人口也有几千万。这时又产生了“左”倾，他们要打大城市，社会政策不对，只要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对，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分开，提出的一切政策也就不对，结果又失败了，被迫举行了万里长征。万里长征不是我们愿意干的，这是政策失败了，没办法，从南方跑到北方。这一来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被搞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三十万党员只剩下几万，所有大城市的组织差不多都完了，又是一个大失败。可是这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阿：主席所讲的这点，在我们来中国以前就认识了，失败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所以也可以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毛：我们就是这么看。没有这两次失败，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不能总结经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由两万五千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根据地的人口由十几万发展到一亿多。胜利时日本人跑了，美国人又来了。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一切大城市和铁路、矿山资源都在他手里。国民党向全国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我们很多城镇和乡村，我们把延安都失掉了，许多外国朋友也认为我们不行了。延安是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只有几千人口，是山区，我们拿它做根据地，后来这个根据地也失掉了，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没有希望了。后来我们采取正确的退却政策，退却一年的样子，退却过程中消灭了国民党八个旅，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可以举行反击。解放战争一共用了三年半时间，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现在蒋介石还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我们还被叫“土匪”。（全场大笑）法国人昨天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胜利之后，法国人才承认你们，那也好嘛！有些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日本，主要是美国，他们的政策是孤立我们，那时我们与你们一样。你们在没有同法国签订埃维昂协定之前，你们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好像很孤立的样子，其实你们并

不孤立，有什么孤立的？突尼斯的关系与你们搞得不好，不久前摩洛哥的关系也搞得不好，我看没有什么要紧，同情你们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民同情你们，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人民都是同情你们的。你们在欧洲也有朋友，法国人中也有你们的朋友。

法国政府过去不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当法国人跑了的时候，你们多困难，没有粮食，没有教员，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工厂开工资金不足，现在你们也还在困难阶段，没有工程师，没有技术员；要有地质工作人员，要勘探石油，要勘探各种矿产，但是要有个过程才能建立这样的地质工作队伍。总之，你们是会搞起来的，由没有到有，由少到多，由不会、不懂，到学会、到懂，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讲这个话的。比如军队，我们没有，现在有了，你们也没有军队，现在也有了。又如打仗，谁会？我就不会打仗，还不是学会的。军队的事，打仗的事，能由没有到有，由不会到会，为什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困难可以克服，不会的人可以学会，没有的东西是可以有的，不要那么多迷信，要破除迷信，只要肯干，我是不大信迷信的，过去也有过迷信。很多是敌人教会了我们的，必须团结国内人民，只要依靠人民就有出路。

脱离群众是不行的，是不是这样？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你们不要了，我们有一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清楚，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是这样吗，不知对不对？

阿：主席的分析很正确。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的黎波里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起草和通过了一个纲领。那时

出现了一个多数和少数，多数中不包括过去临时政府的某些领导成员及其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对中国朋友们来说，这没有什么秘密，世界报也谈到过。那就是少数人不愿意服从多数，不愿意接受多数人的观点，可以明确指出，当时出现的多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广大人民的意志。后又经过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任命了现政府。

毛：革命中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但再进一步他们就不干了。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干，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他们干，他们自认为共产党员，但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一到搞社会主义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就反动了，有这么一部分人。哪一个党内都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转变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多数是进步的，少数是落后，如果政权掌握在落后分子手里，那就危险了。你们现在正要建立一个党，不久开党的代表大会？

阿：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拉希德·日拉伯兄弟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成员，他可以谈一谈。

阿卜杜拉希德（以下简称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决定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刚才本·阿卜杜拉兄弟谈到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会议，那是在战争中阿尔及利亚内部分歧斗争的表现。当时说的分歧是斗争方法上的分歧，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出现分歧意见，领导方面存在的真正矛盾表现出来了，方法上的分歧不是实质，实质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在的黎波里会议上的潮流，是进步的潮流，是向前进的潮流。但能否说的黎波里会议之后什么矛盾都解决了呢？不能这么说，由于我们斗争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时期又

出现了新的矛盾，因为我们的斗争是继续发展的，需要革命的纲领，革命的领导集团，使我们不断前进。

我们这样的思想意识是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斗争中不断建立起来的，将来还要向前进步，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是明确的选择，我们正在准备报告，将来在党代表会上提出。

毛：什么时候开？

德：日期还没有定。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特别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立后在本·贝拉兄弟领导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准备在大会上总结一九五四年以来的革命经验，这些总结是重要的，将使我们了解过去的经验是什么，这样也能使我们明确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中，今后选择哪一方面。这个大会将为我们奠定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基础。这是独立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历史性的会议，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历史转折点的会议，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

毛：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吗？

德：是一起来的，分开接待。

毛：只一个人吗？

德：一个人。本·阿卜杜拉兄弟领导的法律代表团是来中国学习法律方面的经验的。我是中共中央接待，负责另一方面的工作，学习另一方面的经验。

毛：不能学习，我们也是在摸索过程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要全面分析再接受，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工作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经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隐瞒错误。你们（指陪见人）不要隐瞒错误，只介绍正确的

东西，不介绍走弯路和错误的方面。中国农业很落后，工业现在与先进国家比还差得远，在我们的社会上和党内，干部也有变化，有的变成了贪污分子，实际上是资本家，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惜时间不够，不能细致地介绍我们的政策。像你们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把一切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你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人的政策，我们也犯过错误。你们看见过我们的监狱没有？

阿：我们看过北京监狱。

毛：我们的监狱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指陪见人）北京监狱是那个办得好的吧？办得不好的不让你们看。（向陪见人）要让他们看一个办得坏的。就是应该这样介绍，有好的，也有坏的。人民公社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使办得不好的办得好起来。军队里也可以看看。军队是专政工具的主要工具，你们是搞法律工作的，不看军队不好，你们国家如果没有军队，你们的法律工作还能搞吗？没有军队的保卫，你们就不能生存。还要看看警察和公安部队。（向陪见人）与军委和公安部联系一下，让他们看看军队、警察、公安部队以及民兵的情况。你们大家都是搞法律工作的，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光靠监狱解决不了问题，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少数坏人，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中多数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监狱里关很多人不好，主要劳动力坐牢就不能生产了。今天我们讲不完了，没有时间，只能介绍些要点。你们还过几天走？

阿：我们在北京只有二十四小时了。

毛：有些问题可以到上海去解决。可以告诉他们，说是我讲

的，既要介绍正确的方面，也要介绍错误的方面；既要介绍好的方面，也要介绍坏的方面。这样才是好的方法。

阿：从现在起我们就采取这种方法。

毛：（对陪见人）给各地要讲清这个问题。

阿：我也应该表示，在这里介绍的情况没有什么隐瞒，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胜利的经验，也讲了失败的原因。

毛：好嘛，应该这么做。我讲我们过去的历史，就讲了我们是怎么犯错误这一点，错误对我们很有益处，教育了我们。从成功的方面学得经验，也从失败的方面学得经验。我看你们总结你们的历史也会是这样的，总有代表比较正确的一面。回去后告诉你们的本·贝拉总统和其他朋友们，你们真的搞社会主义，我很高兴，那我们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同志，而且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搞社会主义要团结大多数人，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团结一切干社会主义的人。

阿：我代表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主席表示感谢，感谢给予我们的荣誉和骄傲。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亲切的祝愿。现在请允许我们把这把刀送给主席，这是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胜利的象征。

毛：很有意义的礼物，这东西是对付敌人的。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

(1964年1月30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的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1]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和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

[1] 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1]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2]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2]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1]，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

[1] 指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手拿橄榄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1]，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来说，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2]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

[1] 吴庭艳（1901—1963），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2] 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联邦德国于1955年，西班牙于1982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1999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议员弗朗哥·贝纳尔等客人。

给周世钊^[1]的信

(1964年1月31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信，均已收到。寄上2000元，请分致1500元赠李^[2]先生作医药费，500〔元〕给余同学。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

敬祝平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李，可能是李漱清，辛亥革命前是韶山的进步教员，毛泽东常去他家看书、请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1] 上加写的一段话^[2]

(1964年1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63年5月27日作的这个检查总结，主要是不点名地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在政策理论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见。总结共分七个部分：（一）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过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主观上想比较快、比较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客观上却起了保留它的作用，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二）关于人的改造问题。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三）关于资产阶级“左派”的问题。过去说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是错误的。（四）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在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1962年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提出的，对民主党派今后一般不再叫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模糊了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应当加以纠正。（五）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它一方面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阶级的联盟。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1962年7月我们提出的，如果领导人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就进行甄别的意见，是错误的。那样做客观上必然会造成对右派分子普遍甄别平反，这势必导致否定1957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成绩，后果是严重的。（七）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工作的估计。几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缺乏阶级斗争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把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了。这个总结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964年1月13日以中发〔64〕26号文件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1980年8月18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为李维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复查报告中，建议撤销这个中央文件。同年11月2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

[2]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徐冰作的检查总结中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部分以下一段话之后：“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这些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我们国内来，不仅会影响原来的资产阶级人们，甚至也会使一些共产党员变质，对

于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遥遥无期，还是把时间放长一点好，我们从来就有欲速则不达的谚语。”这段话中的“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是毛泽东加写的，“甚至几百年”，是毛泽东改写的，原稿为“甚至上百年”。

谈报纸革命化问题

(1964年1月)

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革命化问题。革命化就是肃清一切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有些错误思想容易看得出来，有些就不容易看出来，比如《文汇报》的《胆与识》一文的错误容易看出来。（此文表扬“年青一代”敢于批评将军）不革命化的另一表现是头脑中缺乏辩证法，往往把问题说死了。

革命化是立场、观点问题。报纸究竟要宣传哪些东西，究竟要系统宣传哪些东西，能不能选择得好，都是革命化问题，解放日报的干部那么多，为什么写不出好东西？要革命化一定得下基层，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要使人革命化，同时要使机务革命化。

报纸一定要抓思想。

（在谈到《解放日报》的好处时）

好在比较注意抓思想，比较抓思想工作。一张报纸从头到尾都要思想化。你们（《解放日报》）过去和现在，这一点做得不够，常常把一些好的东西，当另件处理，有时候又把一些一般的东西当作大东西处理了。

依靠什么人办报？要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好的东西应该让群众自己写。

你们要善于抓住活的东西，把它提到理论高度，宣传活的哲

学。报纸要有各种议论。

国际消息。

外宾接待消息，地方报纸可以少登一些，这样，可以让出地方来宣传活人活事活哲学。

要总结报纸工作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讲)

革命化的三个意思：(1) 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
(2) 要下去实践，同工农结合；(3) 要学习唯物辩证法。

几段插话^[1]

(1964年1月)

—

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

生产出来的物质，必须按合同收购。商业部门说是因为计划变了，不收购；是谁变的计划？国家变的，就由国家收购。总之，不能积压在工厂里头。

[1] 本篇一是在谈到工业问题，要建立“托拉斯”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在谈到专业化和协作、制造主机和辅机的关系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在讲到树立标兵，领导不要埋没英雄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五是在讲到报纸应该怎样宣传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六是在讲到石油部的经验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七是在和日本人谈到对垄断资本反美的态度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八是讲到不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九是在讲到苏联现在请南斯拉夫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互会议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十是在谈到介绍工人中间的模范人物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解放军一道命令，可以通到底，行得通。说解放军所以搞得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那经济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呀，为什么搞得四分五裂？抢钱、抢物质、发生冲突^[1]，多年不得解决？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党委管思想、管政治、管仲裁^[2]、管人，实行监察嘛！

三

主机和辅机的矛盾，是对立物的统一。资本家办一个工厂，管工厂的资本家总是少数，做工的工人总是多数。少数和多数的矛盾，也是对立物的统一。

四

我说高官厚禄、固步自封有的是，比如有的部的报告就说他们也有多少模范、典型、标兵，但多年没有发现，这不是被固步自封的官僚主义所压住了！现在被压住的，没有发现的还很多。要改变这种情况，抓活人活事。

[1] 抢钱，指按利润分成，抢物质，指按物质分成，发生冲突就是闹关系。

[2] 管仲裁就是管冲突。

五

《文汇报》《光明日报》办得比较好，有些议论方面的文章，也有科学研究、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人民日报》单纯些。（它担负人家不担负的任务。）报导国际消息，一礼拜几次也就可以了。要写点新鲜事物，活人活事。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许多老粗懂得哲学，最近解放军发现一个炊事员写的文章说，他从前烧饭每顿用二斤四两煤炭，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煤炭的客观规律，每顿只用六两煤炭。

六

过去封建皇帝时代，还可以据理力争。我们解放军有一条，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在伙夫手里就听伙夫的，在班长手里就服从班长的。真理不是谁的官大、官小来决定的。

七

（一）日本垄断资本现在有变化，八番钢铁托拉斯、富士钢铁托拉斯、东海渔业托拉斯，反美反得很紧张。过去只纺织业来反，现在垄断资本家也反了。这一件事，对日本共产党来讲，是个新问

题。过去讲得太死了，切记不要讲死。我讲了法国的经验，戴高乐掌握了民族独立的旗帜，掌握了反美的旗帜，而法共则去欢迎艾森豪威尔，为肯尼迪流泪，所以戴高乐上台，倒不了。苏加诺也是大资本家，但他掌握了反美和民族独立的旗帜，所以他能维持。而印尼共产党就把这些接过来。希特勒上台后，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收复失地，抓民族独立的旗帜，德国共产党台尔曼未表态，失败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是两个拳头作战，一手反美，一手反共。你们要给他放松一头。日本垄断资本家提出反美，要美国撤走基地，要反控制，你们应该把这些接过来。日本目前的形势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就是要跟垄断资本家在反美问题上搞统一战线。我们也要想想工人的心，资本家反对美国控制，工人有事做，工人是同意的。我们跟蒋介石的经验也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同蒋介石是采取两手：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反共高潮只三次，一打，他退回来了，我们还是联合。不联合，哪能发展这样快，这样大，从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如果日本不投降，这一政策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在这中间发展，我们要趁这个空子发展嘛！

（二）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

[1] 四大家族，中国垄断资本家，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

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八

台湾海峡，两重性。这是国内问题，谁人都不得干涉。我们也是两手，和平解放或者武力解放。不管哪一手都是内政问题，谁也不能干涉。我们用武力解决，并未说死。

九

经互会要去，南斯拉夫参加，我也去。现在形势变了，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南斯拉夫你参加，我也参加。将来要把经互会转到抵抗苏联的控制。大西洋公约国家反对美国控制，以法国为代表嘛！东欧国家也反对苏联控制，并且正在发展……现在指挥棒不灵了……要看到这一形势。

十

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汉朝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静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即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即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是真齐王，何必假的。”而项羽则有三次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那时他有四十万军队，刘邦只有十万人。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1]。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我们中央上过大学的也很少，过去上了大学的就算做官了，还革什么命。现在有许多新的好的典型，要提倡。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年画)

[1] 徐州，那时叫彭城。

对试生产出浓缩六氟化铀²³⁵合格产品 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月)

已阅^[2]，很好。

[1] 这是毛泽东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1964年1月15日报告的批语。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的报告说：我部生产浓缩六氟化铀²³⁵的气体扩散工厂，第五批主机投入运行后已于1964年1月14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报告还提出，要继续遵循主席“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和周总理“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指示，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稳扎稳打，为更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而奋斗。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1]

(1964年1月至12月)

一

《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

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一月八日)

二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人民日报》对教学改革问题发表过文章没有？《文汇报》上一篇文章《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以看看，

[1]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几次谈话的一部分。

可以转载。

(三月二十二日)

三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十日）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1]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2]，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文章，要学习。

(十二月二十日)

[1] 指《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六期登出的四篇短文章：《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后”的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2] 指1964年12月5日一版《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 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1]

(1964年2月3日)

少奇、小平^[2]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日报编委会1964年1月31日关于增加学术文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为了改变学术文章少的状况，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准则，坚决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增加学术论文，活跃学术讨论风气。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哲学为重点，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评论，就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反复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三、有准备地积极参加学术界的讨论。四、自然科学方面，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科学论文，为农业增产服务。同时组织有关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知识性的文章。五、约请省委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撰写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性的文章。报告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理论和学术文章，每周有三个版，每月约16万至18万字，比一般期刊在数量上多一倍，大部分文章又需要到外面去组织，工作比较繁重，人力深感不足，请中央批准增调10个到15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二月三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1]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

(1964年2月5日)

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也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

[1]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和钱学森等的谈话^[1]

(1964年2月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学森（以下简称钱）：我有所闻。

毛：怕是不止有所闻吧。

钱：对原子弹确实只是有所闻，我是研究运载工具的。

毛：是的。你们搞了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两千八百公里的距离。

毛：可以到夏威夷？

钱：夏威夷更远了，不止四千公里。

毛：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1] 这是毛泽东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钱学森、李四光在一起》（油画）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

(1964年2月9日)

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还利用电子发电。后来又进了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

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是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呢？那时是先进集团同落后集团的斗争。一万年以后还是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不可能设想铁板一块，都正确，没有一点错误。没有错误，哪里有正确？

社会是复杂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一百

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的。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我就不信在一百万年以后，所有的人就都是那么文明、高尚、道德，都是圣人，没有肯定，没有否定。

而且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也是要通过斗争的……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现在，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在泰国、老挝、南越，它代替了法国；在南朝鲜和台湾，它代替了日本。它到处都要伸手，我们就要反对。有人骂我们用肤色来划分人。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同蒋介石团结起来？为什么你们不支持美国的统治者？为什么□□□同志不喜欢英帝国主义？各国都是用阶级来划分的。

.....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就是你们和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你刚才不是讲，你们过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只应该有团结而不应该有斗争吗？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你们思想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你们思想中正确的那个方面占主要地位。因为你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的党的脱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对外国同志介绍情况时，只说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不正确的，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

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人物质；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蒋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春节谈话纪要^[1]

(1964年2月1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以下简称章）：不知道。

毛：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1] 1964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16人参加。这是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康生（以下简称康）：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毛：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宣统的叔叔载涛，听说生活很困难。

毛：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定了。现在还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的。

毛：你知道沈崇事件吗？

章：是沈从文吗？

毛：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人是要挨骂的，他们愈是骂我们，我们愈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愈是公开骂我们，我们愈好。最近蒋介石不大公开骂了。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说我们讲空话，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登我们的讲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有些东西。最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 停止公开论战；2. 再派专家来；3. 中苏边界谈判；4. 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

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质量差。

毛：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做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

每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高等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人是工作队，搞了一套好经验。他们的工作比各地方、各部门都搞得更好些，很值得学习。在工作方法上，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工作中有很多好人好事、好的典型，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收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还有黄忠的箭。

毛：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朱德、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

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邀请党内外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方法要改变。

黄炎培（以下简称黄）：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他是革命派的。

毛：陈叙老，你是研究系，章士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毛：黄老，你的家族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

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的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邓小平同志谈谈。

邓：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二十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两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龄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做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二十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上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二十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可以缩短一些。

邓：最近林枫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

可以工作。总之要搞得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邓：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比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毛：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

邓：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毛：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龄是一个

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献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邓：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做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休息一下脑筋。

邓：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

要停止。

陆定一（以下简称陆）：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章士钊：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章：是书法吧。

毛：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陆：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陆：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个五年八年，就没有现在的水平。

毛：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

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陆：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陆：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两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两年，原来不好劳动的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陆：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林枫（以下简称林）：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两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两年的预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林：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康：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郭沫若交谈。

林：大学除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

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对了，要多样化。

林：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彭真：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陆：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刚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十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

的路。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块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多花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1964年新年联欢会上，毛泽东和负责两弹基地建设的陈士榘等高级将领亲切交谈。

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马、恩、列、斯著作的批语^[1]

(1964年2月15日)

陆定一^[2]同志：

- (一) 此件^[3]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
- (二) 三十本书^[4]，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31日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拟请中央批发两个材料的请示报告上。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3] 指中宣部拟请中央转发的两个材料和代拟的中央批语草稿以及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两个材料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张伯祥1963年6月18日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1963年11月1日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6月18日的报告中说，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的学习方法是：以个人读书思考为主，加上必要的辅导和漫谈讨论，联系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有重点地通读《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列宁论合作制》《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本书。学员们通过学习，取得了如下收获：（1）对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阶级斗争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对毛泽东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3）进一步认识了新老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反修斗争必胜的信心。（4）提高了学习兴趣，为30本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月1日的汇报中说，南京、沈阳两军区空军机关和空军几个军的领导学习得比较好。具体做法是：（1）带着问题看书，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当前现实斗争，特别是反修斗争结合起来。（2）把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对同类问题的论述连贯起来学习，对照起来思考。（3）个人业余学习、固定学习日和举办短期读书班三种方式并举，因单位和个人而异，灵活运用。（4）自学和必要的辅导、讨论相结合，在认真自学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辅导和组织讨论。经过学习，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上，进一步看清了反修斗争的胜利前途。三、更深刻具体地理解、领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四、从伟大导师们的革命风格和战斗精神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96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两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少人，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因而不善于总结经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领会，也往往受到一定限制。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以增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一事，应该像部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那样，很好地加以提倡和推动。

[4] 指提供干部选读的30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给章士钊^[1]的信

(1964年2月15日)

行严先生：

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2]先生为荷。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载涛，即爱新觉罗·载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末曾任军咨大臣。当时是第三届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2月23日、24日)

—

送康生、陈伯达^[2]二同志：

看过，有了一些改正^[3]，你们看如何？请你们邀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讨论，是一个好事。

注意：再印一次，明天下午带来为盼。

又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4年2月23日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第7次稿时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2月24日审阅中共中央复信第8次稿时写的批语；三至五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名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后来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即本篇三、四。

二

即送康生同志：

又有一些小的增补，主要是在第五个问题^[1]上，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半

三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该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四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

[1] 指复信中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毛泽东所作的增补见本篇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

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五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关于推迟富马首相访华日期的批语^[1]

(1964年2月26日)

彭真^[2]同志：

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3]在三月十五——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正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1964年2月24日关于老挝王国政府首富马访华事宜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说，富马首相拟于3月15日访问我国。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富马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改于4月4日至8日进行。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

(1964年)

- 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 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前头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和毛远新的谈话纪要

(1964年2月)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是我说的，今后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得，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指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没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像你那样的青年人要多挨些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

我到哪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你们青年人要学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

(1964年2月)

最近两个下放干部来我这里，谈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化工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活，领导者水平不高，据说有一个犯人经过教育以后，坦白了全部问题，结果加重了刑期，这样做犯人就有顾虑了。不坦白反而可以早出去，坦白了却加重了刑期，此事如果属实，就奇怪了。坦白应该从宽。他不骗你了，应该从宽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事，谢富治同志或徐□□，可以去这个厂子了解了解。这样的工厂很重要，应有一个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去领导。

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和讲授方法^[1]

(1964年3月10日)

刘、邓、彭^[2]阅后，请尚昆^[3]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上写的批语。这一期《群众反映》摘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1964年2月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1907—1998），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此件应发教育部副部长同属每人一
份。北京市副市长人转交人
刘少奇主席反映人民教育出版社人
访者反映。
到他们加以调查研究。
北京一个中学校长 1964年3月10日

现在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
(摘自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刘一鸣二月来信)

课程太多，时间太长，中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按照中央对教育部规定：中学生每天上课和自习做作业共应使用八节时间。(每节课五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实际即八小时)。但实际上，一般中学生每天必须使用九小时至十小时，有的甚至高达十一、二小时。在大课时，还要超过此数。另外，还要加上团队会操、听报告、参观、会演、准备节目等时间。

不仅不能考试，甚至什么时间不能用。

第一，教育部新计划中规定的课本内容，根本无法按时完成；因此造成额外加课和侵占学生休息时间。按教育部规定，每学科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方面。要逐步地主动地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毛泽东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批示的手稿。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机场迎接访问十四国归来的周恩来。



1964年3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首都民兵在一起。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 加写的两段话^[1]

(1964年3月17日)

—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2]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1]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题，在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六期发表。本篇一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前言部分的开头；本篇二写在送审稿前言部分的末尾。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给华罗庚^[1]的信

(1964年3月18日)

华罗庚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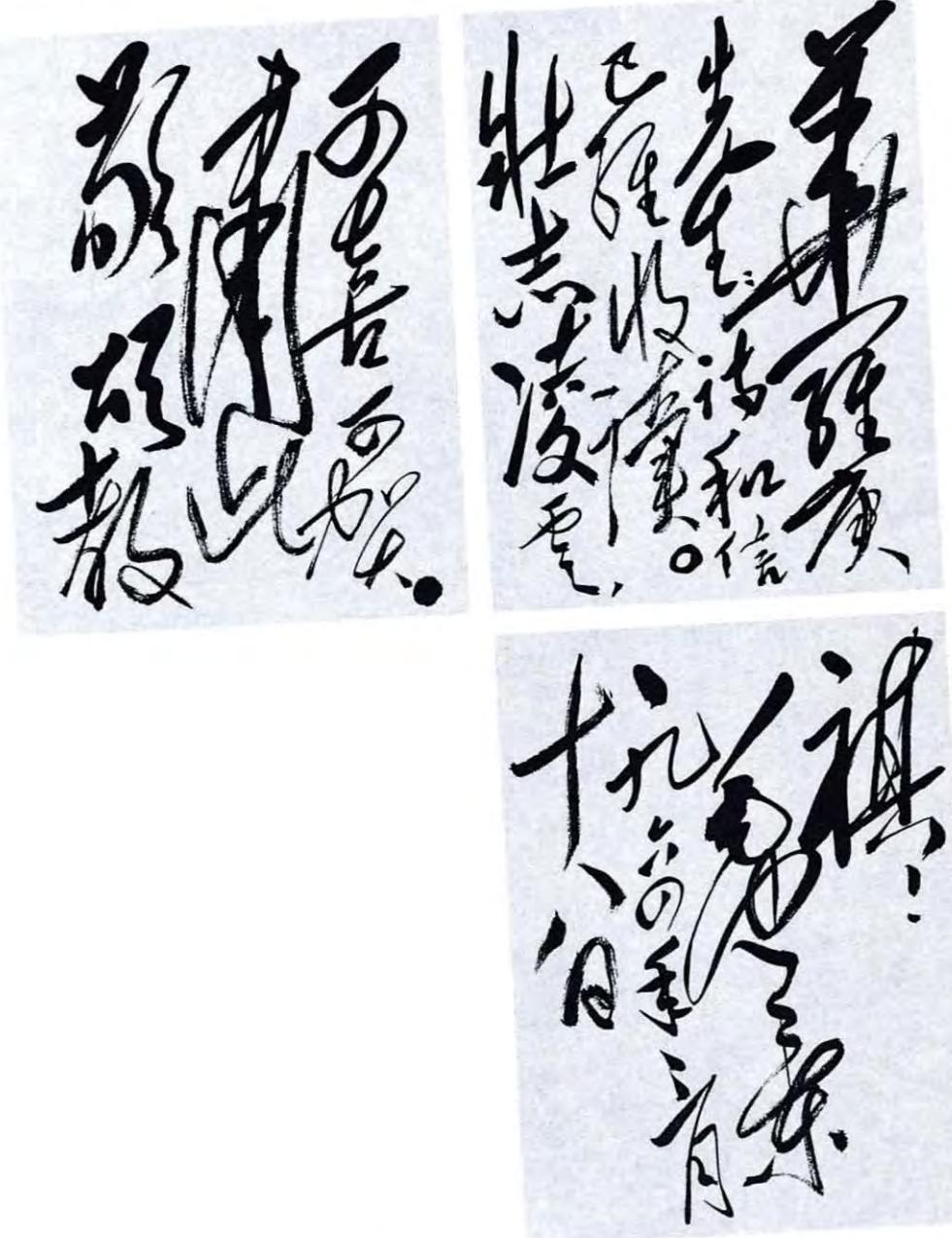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1]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毛泽东致华罗庚信的手稿。

给高亨^[1]的信

(1964年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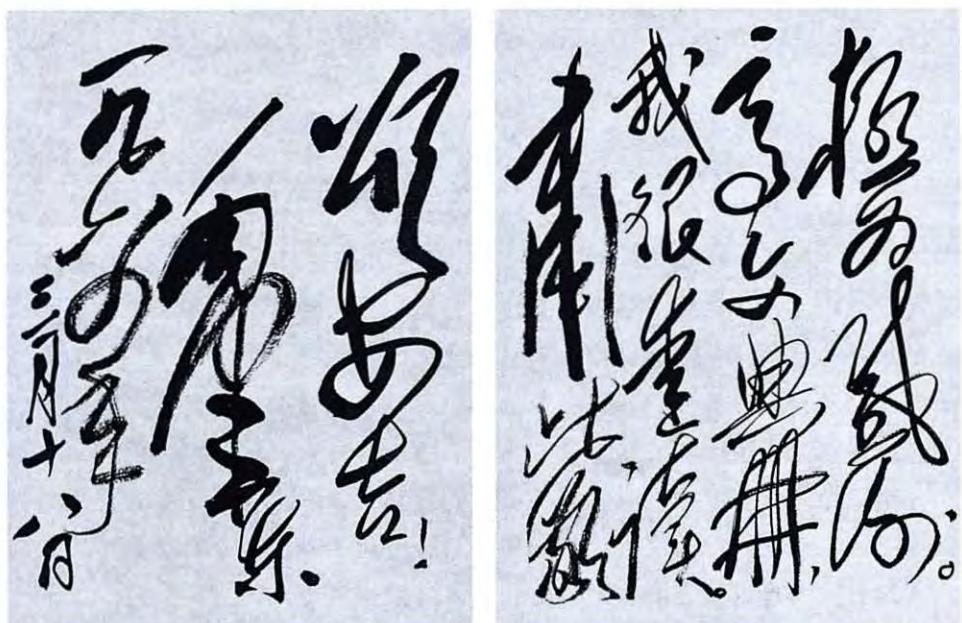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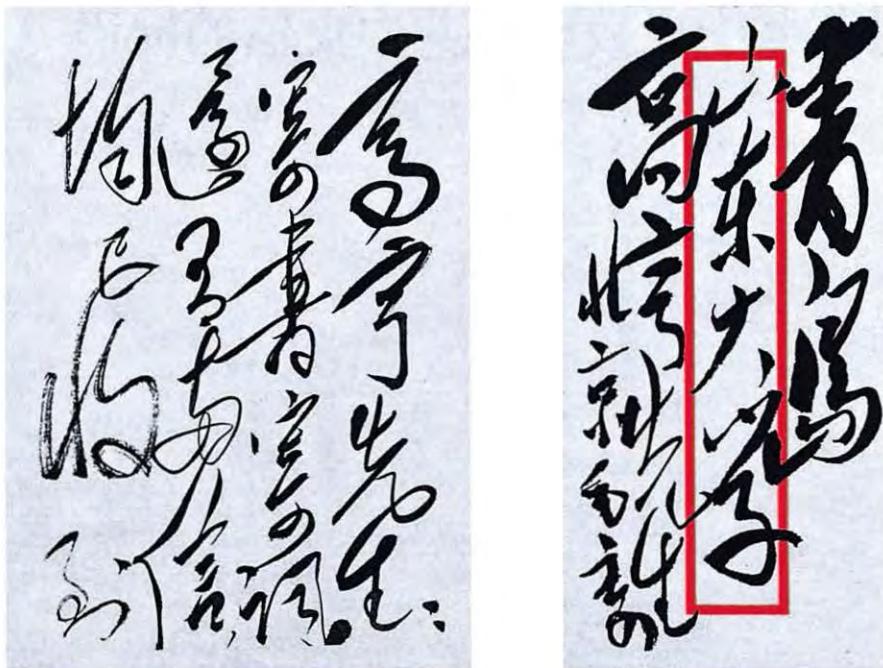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1] 高亨，文字学家。当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毛泽东致高亨信的手稿。

对苏共中央致印尼共中央信的批语^[1]

(1964年3月19日)

江青阅。

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

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刊载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的中共中央联络部文件上。信中称，苏共中央曾于1963年11月29日致信中共中央，迫切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但近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发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的广泛运动，他们的报刊天天刊载对各国共产党，首先是对苏共进行卑鄙粗劣的诽谤的文章，并利用各种组织在全世界散发和用各种外语广播这些文章。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登载的文章达到了高峰。为此，苏共中央决定在这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全会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和材料将予以公布。我们认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以及他们的颠覆和分裂活动是必要的，坚决反对北京的分裂活动是苏共中央的国际义务。

关于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 专刊的批语^[1]

(1964年3月21日)

此件送康生、吴冷西^[2]二同志阅后，退李先念同志照办。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4年3月14日关于似可同意《大公报》出一“经济评论”专刊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大公报》是中宣部确定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报纸，他们想出一个“经济评论”专刊，似可同意。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 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行到底的指示^[1]

(1964年3月22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三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央以中发〔64〕208号文件下发。二是他在这一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1]，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2]。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告说，全军从1963年12月16日开始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到今年2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教育，大体经过以下三个步骤：（一）由高级首长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向官兵进行宣讲，让党的政策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二）发动群众进行专题讨论，深入解决官兵的模糊认识和思想疙瘩；（三）总结提高，使教育落到实处。通过这次教育运动，在部队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 中共曲阜县委关于颜家村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说，这个大队从1963年12月1日至今年2月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4个阶段。

—
—

刘、周、邓、彭、贺龙、陈毅、康生、伯达、定一、冷西^[1]各同志阅后，尚昆^[2]处理。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写作 情况的说明^[1]

(1964年3月25日)

退田家英同志。

[1]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930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这篇著作长期散失，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未能收入。1957年2月，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献出。

1959年8月，这本小册子由福建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于1960年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毛泽东阅看。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著作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1964年经他亲自审定，编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为了确定文章的写作时间，负责选读本编辑工作的田家英在3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当晚将这篇文章的最后审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写了这个说明。对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整理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增补了这篇著作。

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毛泽东

1964年3月25日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年3月28日)

一、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二、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

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

(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

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机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到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像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十二、一九四七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讲话，就是黄镇、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十三、一九三三年我在古田调查，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没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工。

在听取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1964年3月)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争等等，好久没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争了一辈子，敢跟帝国主义斗争，也打败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谈到有人在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

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〇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不是动的，但是，他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

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

最近我们讨论了一次，批了两个文件，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副书记，都到群众中宣读，用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我批了，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吴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不要去了），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们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你要到哪一个地方宣读，你就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谈到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三年大发展中间的经验教训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革命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工夫。不费十年工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内。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

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人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进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谈到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要学他们的革命精神、打歼灭战时）

不能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这么个□、□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年、□□年，才能全学到手。也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年、□年建成（指年产□□万吨以上的煤井，过去一般要□年才能建成），这就算是多快了，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谈到什么叫作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谈到某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能病得那样厉害？！……像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谈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贵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

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了。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谈到现在风气不错，大家都愿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愿意向别人学习时）

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知道有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没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门就是听不得批评。像□□□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二，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请问，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马。”这句话不对，连长应该骑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

“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争可厉害了。

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那时张并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查，张是不是党员，何时入党，何人介绍，都查不出来。但是，那时却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反而不让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话，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话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四十天，我也骂你们二十天。延安斗争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闹成的，没有山头，哪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没有共同纲领。

彭与高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没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

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话，他觉得井冈山没有山头，很没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没有山头，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统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谈到读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谈到农村粮食收购、换购的）

有些地区不搞基本口粮，我不赞成。要搞基本口粮。

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 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 批判》一文^[1]的批语^[2]

(1964年3月至1965年5月)

—

刘、周、邓、彭、康、陈、冷西^[3]各同〔志〕阅。请提意见，
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阅后退毛。

—

送陈毅^[4]同志一阅，退毛。

三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5]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6]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7]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8]，只给弼时、少奇^[9]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10]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了此文。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

四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

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竟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1]发动世界大战。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1] 指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文章。这9个文件是：（一）《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四）《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五）《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六）《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七）《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八）《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九）《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9个文件写成9个部分，亦称为9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

了一些较大的调整。1965年5月，毛泽东又对它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一些文字，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最初没有打算发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上写道：此文“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2]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64年3月25日分别在印有“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标题的封面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1965年1月2日为送阅这篇文章写的批语。四是毛泽东1965年5月12日修改这篇文章后写的批语。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4]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5]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6] 指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 指周恩来。

[8] 经仔细查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有几处提到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说明它应当完成于这次会议之后。

[9] 弼时，即任弼时，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他们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 应是中央档案馆。

[11]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十九周年的电报^[1]

(1964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匈牙利人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匈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有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的电报。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

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祝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对外交部党委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 学习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4年4月6日)

退陈毅同志。

此件已阅。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

毛泽东

四月六日

[1] 指外交部党委关于外交部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从1963年3月到1964年3月，外交部机关举办了五期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和两期十八级以下干部小轮训，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经过学习，收获很大。主要表现在：（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现代修正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提高了反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二）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解。（三）增强了阶级观点，提高了在我国防止修正主义的自觉性。（四）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信心，提高了兴趣。一年来，理论学习所以能坚持下来，取得成效，除了机关上下都感到形势逼人，非学不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实行了一套短期离职轮训制度，把集中轮训、分散学习、业余自修三种形式结合起来。为了使轮训学习作为一项经常的制度坚持下去，在具体安排上必须注意：（一）工作与学习通盘安排。首先服从工作，但又要保证学习。（二）轮训时间短，做到长流水不断线。

关于准备同日共代表团谈话 给林克^[1]的信

(1964年4月8日)

林克：

日本代表团^[2]，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在〈再〉问明白为要。

毛泽东

四月八日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由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他们并谈了话。

对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批语^[1]

(1964年4月9日)

退罗瑞卿同志，照办。^[2]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4年3月15日呈送的1月21日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报告的批语。

[2] 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指出：在新疆地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其企图可能有二：一是防御性的，二是进攻性的。根据当前形势和具体情况看，上述两种可能前者较大，后者较小。但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做好应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其向我进攻时，可能采取大打、中打、小打三种规模，大打的可能性较小，中打、小打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小打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大打，以确保主动，有备无患。新疆地区的备战方针，根据主席指示，新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只要把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政治上挂了帅，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新疆地区就更加巩固了。在军事方面，我们在新疆地区的备战，必须贯彻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准备持久的战略思想。报告对基本决心、部队的编组、部署及任务、国防工程建设、调整和加强新疆军区指挥机构、各种保障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4月1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来了多久了？

马利克·本·纳比（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纳）：已经八天了。

毛：听说最近你们签了一个文化合作协定。

纳：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文化协定，一个电视广播协定。（注：该团在北京签订了中阿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四年度执行计划及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

毛：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这位（指一团员）是干什么工作的？（团长向主席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对非洲、对亚洲、对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人的帝国主义军队。那时看来你们还没有八万人，大概只有三万人。现在好多法国人走了，有一百多万居民也走了。是不是这样？

纳：是的。

毛：学校里没有教师，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两年以前，还是……

纳：一年半以前。

毛：现在好些了嘛。现在有些教员了嘛，有些医生了嘛，有些工程师了嘛，工厂也可以开起来了，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看起来你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这还只是讲你们文化方面啰，没有讲经济方面，也没有讲医务方面。你们有些工作是不是军队的人在做？

纳：军队现在参加了大的工程和地方管理工作。

毛：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可能没有你们的高。

纳：我们想正好相反。

毛：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一百个人里有八十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受压迫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是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跟国民党留下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他们走。工程师也不跟他们走。他们说他们从大陆带了二百万人走了，主要是军队。他们过去有几百万军队，打到后来，带了三十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约有六十万人。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像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笑声）那时候你们有一个总理，叫阿巴斯，和我谈过。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国军队也用我的打仗的书来教育法国军官，想消灭你们。

本·科比（副团长，以下简称科）：（笑着点头称是）他（指拉齐兹）还写过这方面的。

毛：我跟阿巴斯说，法国军队是压迫人民的，是用不了我们的经验的。听说美国的军队也用我们的材料教越南南方的反动军队打越南人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人民军队作战的经验，是人民军队积累起来的经验，归根到底，他们用不着。（对拉齐兹）你写过些什么书？

拉齐兹：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法国军官想利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打我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为封建主来打人民，而主席的著作是教我们为了人民去打封建主。

毛：对的。结果法国没有打赢，你们胜利了嘛！比如中国，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你们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古巴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胜利了吗？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仗，你们花了七年时间，古巴只花了三年时间。情况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你们根据你们的情况，敌人的力量，所以要花七年时间，古巴的情况只要三年。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花了二十二年。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掉，那不能怪蒋介石，只怪我们自己。统统丢掉，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两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两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八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多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

教益。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了广州，现在又到了长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既然主席先生提到了我们同胞阿巴斯，我想用我和我的同志的名义说明一下。阿巴斯是属于你们称之为买办阶级的那个阶级。以本·贝拉为首的领导集团正在清除其错误。我们正在按照主席刚才讲的革命传统这样做。

毛：他现在不干了，不跟你们合作了。

纳：我们不仅希望改进我们的政治机构，而且特别要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

毛：这个好。

纳：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次和周恩来总理讲话时已经谈过了。周总理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讲话的习惯是短的。我们把毛主席说话的这种规则，看成我们自己的规则。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席充分了解当时的局势。

毛：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净。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八十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在经济方面、文化方

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我提到政治方面，是因为还有反对你们的，也有要推翻你们的人，有没有？

纳：在我国的周围有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国内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仆从，他们反对我们新型的民主和自由。

毛：国内没有吗？

纳：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他们扶植一些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这些资产阶级就成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他们想要实行对人民的控制。这批资产阶级是殖民主义一手制造的。

其中一部分，在经济方面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人就是右派分子，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还有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动。这是些自称有进步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实际上是托派。阿共就是这一派。正如您所知道的，阿共是受法共领导的。

毛：你们的共产党老是埋怨我们不跟他们说话，说他们没有政治地位。我们说：“你们名为共产党。革命嘛，你们不参加，你们反对，等到后来革命有点希望了，你们又说要参加，那时已经晚了。”所以你们的共产党和我们谈不来。（笑声）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这有点和古巴相似。

纳：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健康力量表示信任。我的同志们和我，会把这一点转告我国的革命者。

毛：你们把阿巴斯，还有贝勒卡塞姆清洗掉是有道理的。那些人不行了。所以要靠你们，靠你们的党。听说，民族解放阵线最近要开大会？

纳：本月十六日开。

毛：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纳：二十一日。

毛：今天十五号，还有四五天。你们怎么安排？上海还去不去？

纳：我们等丁□□先生解决这个问题。

毛：（对丁□□）时间不多嘛，要看他们的方便，少走几个地方也可以，不要搞得太疲劳。（转向团长）你们是从广州来的，还是从北方来的？

纳：我们是从香港到广州之后去北京的。

毛：少看一点也可以。

纳：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很高的。在中国作一次旅行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当中许多人不一定有机会再来，所以要尽可能多带一点收获回去。

毛：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也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为什么阿巴斯、贝勒卡塞姆跟不上了呢？

纳：这是因为——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三十多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

毛：你们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胜利了十四年，我们又重新抓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

纳：至于我国的革命形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可以适用的，是和我国革命思想吻合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过幼稚病的阶段。

毛：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也不要很多时间，个把星期就够了。（对周□□）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话。你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以下简称周）：反陈独秀时我们正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毛：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纳：我和我的同志们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真理。因为您领导了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这里，（还不止是阿尔及利亚，而是在整个阿拉伯集团）没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以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

长的身份，而是以作家的身份讲的。

毛：你是位作家，有什么著作？

周：他有十五本著作。

毛：那方面的？

周：政治方面的多一些，其中有一本叫《亚非主义》。

毛：噢。

纳：谈到《亚非主义》这本书，我正想说明一下。因为不知道主席今晚就接见，所以把书放在宾馆，没能带来。对我来说，来中国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要把这本书送给主席。为了弥补这个不凑巧的情况，现在我是否可以回去拿？

毛：可以吧。（对周）他们明天在这里吗？

周：（对团长）可由我转交。明天去韶山，主席的旧居。

纳：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毛：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三十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去，而是国民党不让我去。（笑声）

纳：我们在中国很幸运，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首先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了长征的经过。听说你们把长征称作英雄——在这里，英雄是指事，而不是指人了。在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发现门口处写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同时，还看到林彪讲的一句类似的话。

毛：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没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的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

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从轻武器入手，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我就不相信，只有法国人能制造大炮，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制造。法国人积累了二百年经验，你们只几年。你们会比法国人快。法国四千万人口，你们有一千多万。但是，为什么你们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打败了四千多万人口的法国呢？所以你们是很有希望的。

我跟你们的谈话和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讲的就不同。我就不对他们讲什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还犯的错误就更不讲了。（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如实了解中国情况，不要只了解片面的。法国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不愿意听这一套。讲革命经验对他们无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和他们讲干什么呢？你们是革命党，我见了革命党，就介绍两方面的经验。我只对你们讲。对别国的革命党也讲，但不包括你们的共产党。他们不会来，来了我们也不讲这一套。

纳：因为阿共是多列士的门徒，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这个区别很大。

毛：跟法国共产党我们也讲不来。他们也没有代表团来。现在共产党不一致，有点小矛盾，不大也不小。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和你们的党（指阿共）怎么能谈得来呢？再如法共，他们天天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你们现在和我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谈话，（笑声）跟我这个教条主义谈话。（笑声）他们只是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吗？

纳：刚才我讲到，我们关切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它已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的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我们也知

道，这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

毛：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要不然，假如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的共产党是不准备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也不忙作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大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二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对团长）你多大年纪了？

纳：五十九岁。

毛：还年青嘛。（对副团长）你多大了？

科：三十岁。

毛：我们总还能活几年。你们活得更长些。

科：我们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尽可能的长寿。

毛：说“尽可能的长寿”，这话好。只可以尽可能活得长一点，

不可能不死。中国历史上还没那回事。

你们回去后，请代我问候你们总统，说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克服困难，向前发展。

纳：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您牺牲了您的时间，本来您还有极其重要的工作。我想向您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敬意。是您领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想表示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有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殖民主义。他们的斗争所处的条件，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战胜了敌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是从法国军队手里夺取了武器打垮法国军队的。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毛：要向你们国家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你们的本·贝拉总统的全名怎么写？（翻译用纸条写好，主席阅毕收存。）

纳：谢谢您，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敬意。感谢您的热情接待。

毛：谢谢。再见。



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 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4年4月1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来，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决不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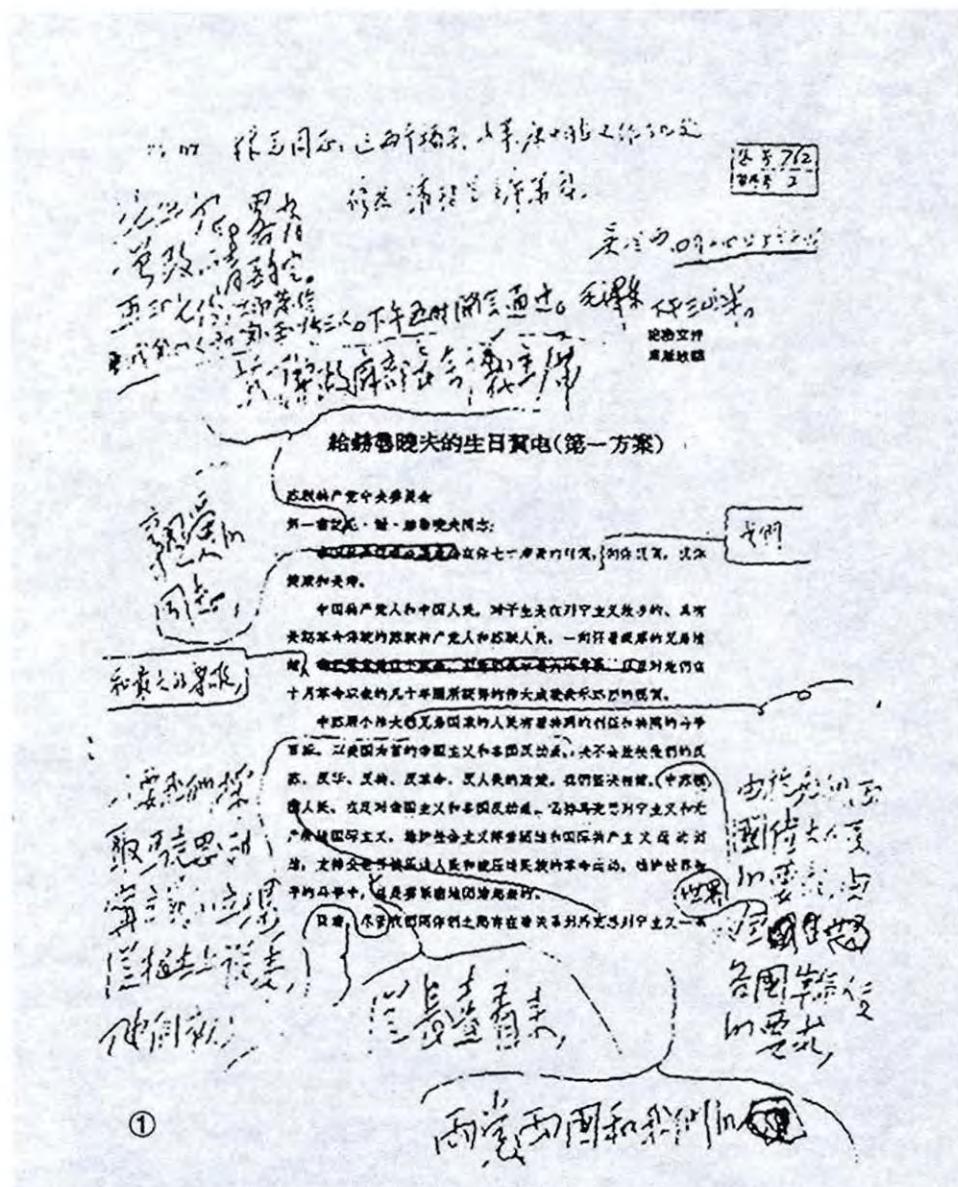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毛泽东修改的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的手稿。

政策正确就能团结人民多打胜仗^[1]

(1964年4月16日)

一

要团结人民，同人民站在一边，并把自己武装起来。没有武装，有一天要被打倒的。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

二

敌人集中兵力，你们就分散，到敌人力量小的地方去活动。你们要准备搞三至五年，力量大了，假如政策正确，就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团结人民，少犯错误，少打败仗，多打胜仗。当然错误不可能不犯，败仗不可能不打，假如政策基本正确，几年力量就大了。那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们力量大了，可能看轻敌人，容易犯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一些挫折。如果受到挫折，那是很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好的事，你们就会总结经验，纠正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另一种情况，你们实力大了，帝国主义和走狗就会来骗你们，请你们的人又去当副总理，他们又会来这一手。

我所讲的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的。我们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同蒋介石打仗，有了三十万军队，认为了不起，打大城市，采取不适当的措施，结果受到了损失。

我们总结了犯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的经验，以后比较好一些，政策比较适合情况。因为我们犯错误，从高峰上摔下来，力量很小了。后来，总结经验，又发展了。这时，美国人看得起我们了，蒋介石也看得起，请我们去谈判。我和周总理都去了，到蒋介石那里去。美国大使到我们根据地来接我们去谈判，要我们加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是说“和平建国”“两党合作，共同建国”。美国有一个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1]，在中国呆了很长时期，作出了决议，“和平建国”“两党合作”，要我们把一百二十万人编成十二个师。结果证明他这一套都是假的。蒋介石准备好了以后，把一切谈判决议统统撕毁。日本投降以后这几年，我们打了三年半，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人也走了。

我们又在朝鲜跟美国军队打了三年。不要怕什么美国军队，它那些士兵打仗时要喝牛奶、吃饼干。我们的士兵没有饼干、牛奶，一天吃上两三顿饭就了不起了。我们的士兵如果一天有一斤面、五钱油、一斤蔬菜，就是很好的生活，通常是三钱油，有时还少于此数。

[1] 马歇尔，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在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三

你们已经是取得政权的党，也要注意。你们自己武装不够，要逐步扩大，武装要掌握在可靠人手里，也要准备发生困难。帝国主义要把你们颠覆掉，你们怎么办？你们就怪自己的命，痛哭流涕吗？只要有人，就可以想办法。

小，没有关系。主要是要继续斗争。力量不在于人多少，不要把自己看小了。你们八十万人，小国，别人这么说，但我们不能这么说。法国就是怕这些小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哪个大？还不是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人！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打了七年，开始只有几百、几千人，最后也不过几万正规军。法国逐步增兵，最后听说到了八十万军队。那时，我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法国不承认，它一定要打，最后结果还不是法国人跑了。现在世界上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只要有斗志，能团结，采取正确的政策，他们就害怕。

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简报的批语^[1]

(1964年4月24日)

汪东兴、林克^[2]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3]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4]，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

[1] 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1964年3月4日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上。

[2] 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4] 指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至第八期。第一期刊登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第二期是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报告的初步反映。第三期是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第四、第五期是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深刻、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情况。第六期是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第七期是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反映续志。第八期是宜章县梅田公社车头大队代表黄世贵在小组会上关于如何长贫下中农志气的发言。

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1]一谈。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1] 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对新华社的指示

(1964年春)

你们新华社只有几千人，太少了，恐怕是世界通迅社中最小的吧！可以办得更大一些。

贺新郎·读史

(1964年春^[1])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2]，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3]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4]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5]

[1] 1964年春，这首词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2] 石头磨过，把石头磨成石器。石器时代是人类的“小儿时节”。

[3] 铜铁炉中翻火焰，指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器和铁器都要用炉火来冶炼和翻铸。

[4] 不过几千寒热，这里作六字句，是此调的一体。赵朴初提出，照词律，这里一般是七字句，当作“不过是几千寒热”，可能写漏一个字。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只经过几千年，和石器时代经过几十万年不同，说明人类的进化越来越快。

[5]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前句用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句：“尘世难逢开口笑”。全句指人类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苦难和战争。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1]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屨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2]
歌未竟，
东方白。

[1] 五帝三皇神圣事，传说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具体说法不一，总之都被认为是最高尚最有才能的神圣人物。

[2] 盗跖庄屨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跖被古代统治阶级污蔑为“盗”，后来袭称盗跖，春秋时人。庄屨，战国时人。近人多认为他们是当时被压迫阶级的起义领袖。《荀子·不苟》称盗跖“名声若日月”。同书《议兵》称楚国在垂沙一战被齐、韩、魏三国打败，将领唐蔑被杀，“庄屨起，楚分而为三四”。流誉，流传名誉。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他进占陈县（今河南淮阳县），称王。挥黄钺，挥动饰以黄金的大斧。《史记·周本纪》曾说周武王用黄钺斩商纣。这两句是用来概括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

懷古
讀史
人情相攝制。
只幾千石達廣遇，
小兒財節。
銅鑄鑊中翻水燶，
為問何時精也？
不色哉于塞壘。
人世雖逢開天日，
一疆場彼此事了局。
塞西流
却原西。

卷之三
通鑑序
行陳西。
五帝三皇神聖事，前漢
驕下世。歷元人物？
漢書在焉。唐書
又存。宋史
猶未竟。昔
年有曰。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读史》

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4年4月24日)

刘、周、邓、彭^[1]阅。这个材料^[2]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公安部党组1964年4月7日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遵照你的指示，现已查明，下放干部胡秀云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北京市北苑劳改化工厂的劳教分子胡芷芸坦白了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宽大，反而受到加刑处分（延长劳教一年）。胡芷芸，女，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1959年9月因仍不认罪，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1963年11月她劳动教养期满，中队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和她思想确有改造的情况，提议给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北苑劳改化工厂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却根据删掉了胡自我批判内容的片面摘抄的材料，把她的坦白说成是散布修正主义，坚持反动立场，决定延长她一年劳动教养期限。这就导致了坦白不是从宽反而从严的怪事。经过检查，市公安局劳改处和化工厂的领导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对胡芷芸的问题作了重新处理，宣布撤销原来延长劳教的决定，摘掉右派帽子，按期解除劳动教养，并拟适当安置工作。4月上旬，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将公安部党组这个报告面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汪东兴说，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服劳役的，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4月13日汪东兴向公安部门作了传达。

荣^[1]同志。

毛泽东

四月二十四日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1]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对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 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1]

(1964年4月26日)

康生、冷西同志：

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零时五分

[1] 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4月25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稿给毛泽东的信上。这个编者按是为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而写的。这个按语1964年4月27日和28日两次在《人民日报》上刊登。27日，在按语下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苏联《真理报》4月3日的反华社论。28日，在按语下刊登了赫鲁晓夫最近期间的反华言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最后声明：对“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在谢富治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

(1964年4月28日)

谢富治（以下简称谢）：去年我们着重抓了改造，然而生产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但劳改工作中改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谢：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守硕中队，向犯人宣读了双十条，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也在乔司农场五大队宣读。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

毛：大概那些人是比较有用的。他们为什么对双十条感兴趣？

谢：他们懂了党的政策，感到他们自己特别是家庭和子女有了前途。

毛：是啊！有前途改造就有信心，不然，一片黑暗，改造就没有信心了！

谢：许多干部起初反对向犯人宣读双十条，但读了以后，犯人反而好管了，因而干部也就改变了。

毛：许多干部不赞成读双十条，是怕读了以后，他那一套不灵了。他不相信能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新人，过去红军军官带兵靠

打人、骂人、关禁闭、枪毙等等。当连长、排长如果不打人，不骂人，不摆威风，他就没有法子带兵了。这种事情搞了多少年，后来总结了经验，逐渐改变，兵反而好带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现在，你的那一套在劳改中开始见效，但才是个开始，也要搞多少年才行。

毛：对，原有的劳改干部水平不变。

谢：劳改干部质量较弱，但任务重，劳改工作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有。

毛：是啊，你一样都不行，怎么能改造人？（谢富治同志说了经过蹲点研究，提出劳改工作的“四个第一”“二个为主”“二个从宽从严”。对刑满就业人员的处理，提出“四留、四不留”，要求劳改干部对罪犯要“四知道”时。）

毛：这很好，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谢：准备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的改造工作都做得较好，释放后，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

毛：在一定条件，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只靠强迫压服。



1964年4月28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爱·弗·希尔。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4月30日)

—

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

同意这封信，只在第7、8、9页上，作了一点增改^[2]。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的批语。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4月29日为送审致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和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复信稿给毛泽东的信上。对信中“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自去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内部交换的信件，拟在5月6日或7日见报”一句，毛泽东批注：“8日或9日见报为好”。1964年5月7日，《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为题，公布了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以及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

[2] 即本篇三。

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
四月卅日

二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

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三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

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

(1964年4月)

《人民日报》的理论工作是应付我的，谁管理理论版？（答：陈浚。）让王若水管好了，他的文章多吗？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1]

(1964年4月)

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以思想工作第一，做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

[1] 这是1964年4月，毛泽东和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十九周年的电报^[1]

(1964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時候，謹向你們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

中捷兩國人民在長期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維護和加強這種友誼，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為加強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團結，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為反對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的电报。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1] 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节录）

（1964年5月10日、11日）

（当谈到一九六五年全国人口估计达到七点二亿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人口是否报多了？我看，不一定有那么多。“一九七〇年人口将要增长到八亿”，这是个大问题。

（当谈到工业生产指标，例如钢只搞质量好并合需要的品种一千六百万吨时）

毛：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当谈到搞化肥增产棉花和建设维尼纶工厂哪个经济效果好些时）

毛：搞维尼纶的投资可能大些，但机器可以一直用下去嘛；还有，棉花的播种面积，总是有限的，但还是要搞。

（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内只能搞那么多时）

毛：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当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时）

[1] 这次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补充。

毛：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人的寿命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也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农民创造的价值。就是有了钱，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

（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同各方面还不相适应时）

毛：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摔跤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这些，在这次会议上^[1]，都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我们的财政除了支付工资（包括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折旧、维持简单再生产等以外，积累并不多，只能搞那么多了。

（当谈到外贸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

毛：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这样好，必须如此，而且有可能。

（当谈到各方面势头很大，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时）

毛：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要把基础工业同各方面的关系摆好。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要采取像一波同志所说的“赶猪办法”，走一百里路，是越赶越壮好些，还是越赶越瘦好些？当然是越赶越壮好。因此，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

[1] 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做得好些，要保持下去。搞经济建设越搞越急，行么？还是要少而精，而且要打歼灭战。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 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1964年5月15日)

维托·卡博（以下简称博）：受到主席接见，感到幸福，这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光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什么时候到的？

博：四月二十七日。

毛：大使什么时候来的？面孔很熟。

大使（以下简称使）：十年前，当你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向你呈递过国书。

毛：你第二次来，欢迎你。他们几位（指阿电影工作者）是干什么呢？

博：电影工作者。

毛：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骂，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骂就好。

博：敌人咒骂，我们就感到舒服。

毛：没有人骂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别人不知道，这一骂就骂出来了，现在要辩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研究谁是谁非。是修

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骂：又是假革命、新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博：他们除了谩骂，别无他法。

毛：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敢。

博：他没有理。

毛：就是。他无理，他不敢。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驳。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博：对！对！对！

毛：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博：修正主义是他们的同谋。

毛：中国人都欢迎你们。

博：我们到处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处，欢迎都变成了友谊、热情的示威，告别时含着眼泪。这使我们感到不是小国小党，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是你们党进行工作的结果。

毛：你们站住了，未被压下去，是一个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四面受敌人包围，压不下去。他们提出无论如何要停止公开争论，你们赞成吗？

博、使：我们从来不同意。

毛：他们要停，提出哪怕是三个月也好。

博：赫鲁晓夫要争取时间。

毛：他们通过罗马尼亚向我们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此时团结报记者进来，主席站起来说：“欢迎你，你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走，我们就发表文章。我们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发表了其他兄弟党的文章。对他们的公开信还没有评完，只写了八篇文章，还要几篇才能评完。现在他们有新的提出来，又要时间。他们就想要开会，要五月中苏两党开会。对不起，我想大概明年五月差不多。他们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说，把你们的“集体措施”拿出来我们看看呀。

博：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毛：也许会搞什么“集体措施”，我们准备着。什么措施，你去搞吧！

博：中国是巨人，在东北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啊！

毛：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开始有一点工业，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开始积累了一些农业的经验，再有几个五年计划要好些。越整我们，也许越好点。

（问□□□同志）你这位同志是谁？

陈：□□□。

毛：现在搞文艺，去过延安吗？

陈：去过，见过主席几次。现在是搞电影工作。

毛：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此工作。

（问陈）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毛：那时是土地革命时代，长征是一九三四年。今天在座的有

的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博：契布里耶、齐乌是文教部副部长。

陈：还有作曲家、导演、摄影工作者。

毛：你们都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博：群众组织也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执行党的路线。

毛：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陈：好多了。

毛：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又反映活人。你们国家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博：也有。有过去的残余，有外来影响。

毛：很顽固。

博：特别是妇女。

毛：妇女要分青年、老年、中年，老人迷信，因为她们一辈子受过许多苦，把希望寄托在神上。她们的下一代比她们好点。你们去杭州参观一下灵隐寺，每天有许多人去烧香，有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孙子。他们是去真正烧香的，但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是去玩的，不是真正烧香，是去逛

逛杭州的。

看情况也要看条件。在武汉、上海、杭州可看到木船、轮船工人不信神了，旧社会中轮船工人就不信神了，木船还信，敬龙王，因为没有保障，有风浪会翻船。妇女生孩子也是如此，医院有保证，她不信神了。没有医生，没有保证，还得信神。（问□□□同志）你们注意了吗？如果没有医生，叫她不信，就不行。

博：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博：我国特别小，人少更重要。

毛：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却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它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博：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

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两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博：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博：专政。

毛：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博：完全同意。

毛：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博：还有修正主义。

毛：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得太多，太久了。

博：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问题扯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1964年4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谢胡、卡博。

对宋任穷^[1]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 问题报告^[2]的批语

(1964年5月18日)

少奇、小平^[3]同志：

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4]，予以讨论。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1]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2] 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据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汇报，经过“四清”运动，该支部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认为这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为此，他们对全大队的男女青年逐个进行分析，从中挑选出14名出身好、品德优、有文化的积极分子，作为支部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支委分工对他们进行个别培养，并根据条件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一定职务，经常吸收他们列席党的一般性会议，听党课，学习毛泽东著作。经过这些办法的培养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14人中已有6人具备了入党条件。支部决定把这项工作经常抓下去。报告说，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汇报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东北地区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培养接班

人的重要意义，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并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作出规划和安排。这个报告后面附有中共营口市委整理的关于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情况简报。

[3]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对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的批语^[1]

(1964年5月18日、6月25日)

—

少奇、小平^[2]同志：

此件^[3]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4]，讨论、修改，并确定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4年5月15日为送审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二写在田家英6月24日为送审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修改稿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的指示稿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全文共17条。条例对协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各级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同社、队组织的关系，它的经常工作等，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经过修改后，196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393号文件发出，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全文共18条。中共中央在印发条例（草案）的指示中说：组织贫下中农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基本建设。县和公社的党委，大队和生产队的党组织，都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帮助贫农、下中农组织把条例（草案）中的规定切实地贯彻执行，使它们能在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常工作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4] 指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下来。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

退田家英同志，照办。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1]

(1964年5月25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两个学习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 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64年5月28日)

陈伯达^[2]同志阅。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64年5月27日《参考消息》登载的文章摘要《号召击败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并揭露赫鲁晓夫和美共领导的两面手法》旁边。这篇摘要摘自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1964年4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言不由衷地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但他们同时又称赞约翰逊总统是爱好和平和合乎情理的。这种两面派的政策是说明修正主义投降行径的又一个例子。美国共产党领导附和赫鲁晓夫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假装同情受到侵略的人，一方面又称赞约翰逊政府。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1964年5月)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明春结束，要准备三五年才能结束。城市也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是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个计划。一定要把干劲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来定计划。计划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我七十多岁了，比你们大些，但是不能凭着我们在临死以前看到共产主义来定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还是注意数量多了，而质量没有更多的注意。

计划绝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问题。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得就要差些。现在我们全国真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贵公社；另一个是山东的曲阜的陈口口公社，他们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领导干部要蹲点，不能只靠听汇报。部长都要蹲点，不然就不开会……

五、今年的小麦估计可以比去年增加五十亿斤。看来今春多雨，是利多害少的。

六、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从农村搞那么多人进城当工人，不是个办法。

关于下乡蹲点组织“四清”工作队 给吴冷西的批语

(1964年6月3日)

此件^[1]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六月三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1964年5月30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发言指出，今冬明春的一批“四清”，是华北地区“四清”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搞好今后“四清”的关键一仗。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实行。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文教、财贸、工交等战线的干部，除了参加“五反”以外，都应当有计划地下乡参加一下“四清”。最好搞一期，蹲点五六个月。如果我们的青年一代不下乡，不了解农村，不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产主义是搞不成的。因此，城市各个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和团体，都有必要好好计划，把“五反”、生产和参加“四清”加以统一安排。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 谈话的批语^[1]

(1964年6月4日)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一三一期上。该期通讯登载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同年5月9日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的谈话。谈话所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创作人员要做到边看、边想、边写、边改。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部队文艺工作要行行出“状元”，“状元”是比出来的，要先在军区比，全军范围比，然后在全国比，也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

(1964年6月6日)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收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

[1]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收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年青演员就作“十年的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图为1964年的毛泽东。

要自学，靠自己学^[1]

(1964年6月8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2]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小册子叫人家看，什么广东的农民运动、广西东兰县的农民运动，就是这些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学校不发讲义，我是讲大学，叫学生记笔记，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嘛！主要是要学生看材料，包括乌龟壳、青铜器。你讲历史就应该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新学、旧学都要发嘛！把新民校报、苏报印下去，单发梁启超的不行。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

[1] 这是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肖楚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1926年1月曾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3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10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了几个礼拜，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出来后，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嘛！人家看嘛！现在的教员懒得狠，蠢得很。（有人说写出讲义发给学生，教师就没有讲的了。）这样好嘛！自己不讲，腾出时间来，可以研究问题。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1]

(1964年6月8日)

—

我们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那里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还没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击战争打得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个省，就是讲沿海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子弹、轻武器、炸药，武装民兵都不够。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第二线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吉林、河南、山西、宁夏。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

[1]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

光有武器，没有子弹、炸药怎么办？就是这一点，请你们各大区、各省注意。现在没事，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二

还有个问题，要搞第三线基地。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黄色炸药以大区为单位搞。

军事演习训练，在北京搞一次射击，请省委书记都来看一看。我也没看过，也去看一看。

三

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已经出了，白银厂、小站^[1]，过去我们不注意上面的根子。

[1] 指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和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收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草。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

(1964年)

有为青年多得很，青年一代要打败老一代，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不要为名望、知识所惧怕，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共青团九大开幕式上。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出席共青团九大开幕式。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登山运动员贡布亲切握手。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九大代表时和董加耕握手。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在一起。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徐建春亲切交谈。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亲切交谈。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中央戏剧学院新疆班学员。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在一起。



《毛泽东和青年人在一起》(油画)



牢记主席话 永做革命人 (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青年代表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青年代表（宣传画）

反对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1]

(1964年6月14日)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2]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

[1] 这是毛泽东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谈话的一部分。

[2] 指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十年前和十年后就大不相同。十年前，埃及在一九五二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十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1]。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

[1] 指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 大比武汇报表演时的谈话要点^[1]

(1964年6月15日、16日)

一

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叫做夜老虎？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二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1] 本篇一至六是毛泽东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尖子”分队和民兵汇报表演时谈话的要点。

三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四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五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连队人数一定要充实，人少就合并，也要充实。

六

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想多一点，想尽。一九四五年七大时，我讲了十七条困难，其中有一条是“赤地千里”，不知是否讲够了。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



1964年6月，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等前往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郊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并接见参加军事表演的部队官兵。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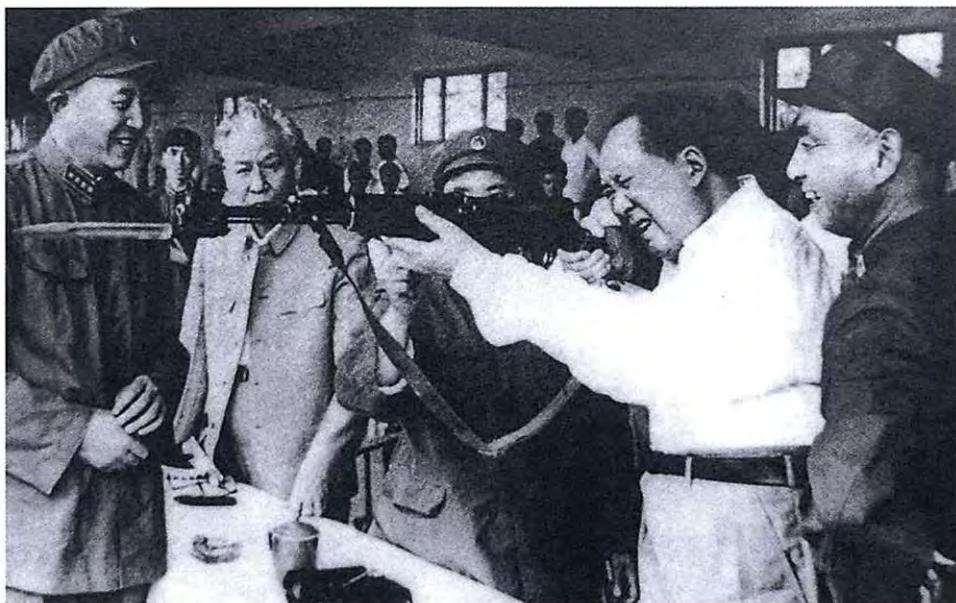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接见北京军区表演分队。



1964年6月，毛泽东视察炮兵部队。



1964年6月，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总参谋长罗瑞卿向毛泽东讲解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1964年6月，毛泽东举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瞄准姿势。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



1964年6月，毛泽东观看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工程兵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方队。



196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解放军军事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坦克部队实弹射击。



1964年6月，毛泽东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在一起。



《毛主席视察坦克部队》(水粉)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

(1964年6月16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2]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3]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

[1] 这是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高，指高岗。饶，指饶漱石。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

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

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难忘的教诲》(油画)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 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

(1964年6月16日)

—

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由大区领导，各省要定个计划，包括民兵、军工厂、修理厂。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委员嘛，不行使职务。你们可以作顾问。多少年来，政治委员是空头政委。太平世界了，不搞军事了！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

北顶南放^[2]，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

—

至于打法，无非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则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所以各省要搞民兵、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长的战线，不靠，你就会打主意了。“守土有责”，守不了，还不走！北京军区一搬出去，城里要有卫戍司令，城里有人民。敌人进了城，就不会打原子弹了。你进城，我也进城，搞巷战，爬房子，总之要跟你斗。要把民兵好好整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什么叫组织？就是民兵，有基干民兵、普通民兵。组织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有人说当过三个月的民兵，精神面貌就大大不同了。这叫组织。总要有人，有兵有官。政治，要有政治工作，有政委、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要讲清楚，不要慌张。一慌张还能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原子弹打下来了，就见马克思。怕什么！干部也死不完的，不死的就跟他干。

三

军事。要有手榴弹、手枪，有轻武器，赶快搞一点，趁着和平时期，趁这十年内搞一点。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个兵工厂。四川也可以搞一点，你不用，支援别的省嘛。自己要搞一点。战时割断了，中央就顾不上了。现在军事工业是曹操人马八十三万，抽一点点去。你们搞个计划，十年之内的。

四

总而言之，是要准备打。还有不要慌张，原子弹如果落到头上，走路也走不赢，死就死，不管躺着死，走着死。总之，对帝国主义不要怕，要教育人民，不要怕它。

接见桑给巴尔^[1]专家 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

(1964年6月1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先照个相吧？

（照相，然后坐下）

毛：你们是非洲来的，桑给巴尔的？

米·姆·阿里（以下简称阿）：是的。

毛：（对江□□）你讲的是什么？

江□□：英文。

毛：（对阿里）听说你在中国有几年了。

阿：是的，有四年了。

毛：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了中国人民搞广播事业。

金□□：他帮助我们办了斯瓦希里语广播，帮助我们培养了斯瓦希里语的干部。

毛：好！

阿：北京电台也帮助了我们的人民，帮助他们了解世界情况。

毛：听得到吗？

阿：听得很好，不仅桑给巴尔听得到，而且整个斯瓦希里语地

[1] 桑给巴尔，现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1964年4月，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

区都听得很清楚。

毛：有几个国家？

阿：有坦噶尼喀、肯尼亚、乌干达一部分，还有刚果。

毛：哪个刚果？大刚果？

阿：几乎两个刚果。

毛：啊，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两个刚果。

(阿里给主席点烟)

毛：谢谢你！(用英文讲)你为什么要回去？

阿：这是国家的需要。

毛：国家要你回去。你们这回来的联合共和国代表团里面，有你们的一个部长，你遇到过他吗？

阿：是巴布，我见过他。

毛：我是头一次见到他。他很高。

阿：是的。

毛：他现在在坦噶尼喀的首都工作？

阿：他没有去，将来可能去。

毛：你们过去是朋友？

阿：是的。实际上是他把我介绍到中国来的。

毛：你走了，就没有人啰。

阿：还有，还有六个桑给巴尔人工作。

毛：你们两个人走了，还有四个？

阿：不，我是说还有六个。一个在电台，四个在外交出版局，一个在外语学院。

毛：都是桑给巴尔的，有没有坦噶尼喀的？

阿：有一个，他在中国画报社工作，翻译斯瓦希里文。

毛：你们那里的气候同我们这里的不同吧？

阿：是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那里不下雪。

毛：几个冬天了！

阿：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毛：你们那里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南纬度还是北纬度？

阿：实际上是在赤道。

毛：在赤道上不是很热吗？

阿：是的，但是我们那儿只是一个小岛，不太热。

毛：海洋性气候。

阿：是的。

毛：你有中国朋友吗？

阿：很多，很多。

毛：到外地去参观访问过没有？

阿：去过。一九六一年去了哈尔滨、广州、上海、杭州以及其他地方。最近还荣幸到井冈山去了一趟。

毛：哦，爬到山上去了。

阿：瑞金我也去了。

毛：哦。

阿：我看到了第一次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我们同井冈山的人民进行了交谈，同老干部，老区人民交谈。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

毛：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我们在那里。到现在三十七年了！后来转移到瑞金去了。瑞金地区比较大，有几百万人口——不只是瑞金一个县，有几十个县，在那里打过很多胜仗。后来万里长征到了北方。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到了陕西北部。甘肃也到

过。也到过山西，过黄河到太原附近。山西靠近河北省。后来打日本，主要以延安为中心，在长江以北各省。后来发展到满洲。日本走了，蒋介石又来了，蒋介石打我们，我们就同他打，打了三年半，打垮了蒋介石大部分军队，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剩下的都跑到台湾去了。他历来是靠美国保护的。现在还是靠他们的（美国的）第七舰队。所以美国同我们还和不了。美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帝国主义，也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它对你们也有影响。

阿：是的，美国现在正想一切办法渗入桑给巴尔。

毛：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

阿：英国把桑给巴尔殖民地了，把它叫做“保护地”。

毛：有个国王，叫苏丹。

阿：正是因为有个苏丹，所以叫“保护地”。

毛：坦噶尼喀呢？

阿：叫做“领地”。

毛：那就没有什么国王啰？是英国直接管辖？

阿：是的。

毛：还有肯尼亚、乌干达呢？

阿：肯尼亚是殖民地，乌干达有国王，也叫做“保护地”。

毛：南北罗得西亚呢？

阿：没有国王，是殖民地。

毛：现在那里白人还不少啰？

阿：是的，在坦噶尼喀、肯尼亚有移民。住肯尼亚，因为气候比较凉，有许多移民。

毛：有多少，听说有几十万。

阿：是的，有几十万。

毛：听说有三十万。

阿：是的。

毛：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

阿：八百五十万。

毛：有这么多？

阿：是的，坦噶尼喀的人口还要多，有九百万。

毛：有一千万。

阿：可能，我的数字是很久以前的人口统计。

毛：你去过坦噶尼喀吗？

阿：只是路过。

毛：到过肯尼亚吗？

阿：到乌干达去时路过。

毛：现在回去走哪一条道？

阿：经过巴基斯坦、肯尼亚，也可能经过坦噶尼喀再到桑给巴尔。那儿有两条航线，一条直达线从肯尼亚到桑给巴尔，另一条从肯尼亚经过坦噶尼喀到桑给巴尔。

毛：你的皮肤颜色看起来同坦噶尼喀人有点不同。

阿：是的，坦噶尼喀人更黑一些。

毛：还有个马达加斯，那里的人的皮肤同非洲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一样。

阿：嗯。

毛：希望你们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来。

阿：中国已经是我们的家了。

毛：来旅行、观光。就谈到这里吧？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阿：有，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现在非洲人民的斗争，正在蓬

勃发展，斗争越发展，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越大。但是这个斗争还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我虽然读了不少文件，但是还希望您谈谈您对非洲人民斗争的前景有些什么看法。

毛：我对非洲的情况不太熟悉。但依我看，过去十年、十一年，从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起，非洲的变化是很大的。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不甘心被打败的，进行了对苏伊士运动的攻击。另一个地方是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阿尔及利亚以少数军队抵抗几十万法国军队。结果，法帝国主义失败了，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最近不久，你们国家也有变化，你们国家只有三十万人口，敢于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也不敢怎么样。坦噶尼喀也独立了，英国军也走了。肯尼亚呢？

阿：肯尼亚也独立了，但兵变以后英国军队还在。

毛：还有吗？听说非洲国家军队去了。

阿：这是在坦噶尼喀。

毛：哦，在坦噶尼喀。

阿：在肯尼亚情况有点不同。肯尼亚与英国有协定，英在肯有基地。英国军队到年底才撤走。

毛：他们最终是要走的。

阿：对！

毛：在刚果，我说的是大刚果，有个卢蒙巴，是个民族英雄，被整死了，但斗争还在发展。在最近大半年，斗争有发展。在西南非洲、安哥拉、葡属殖民地，斗争也在进行。我对非洲虽然不熟，但我看来，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你们也是这样看。我们要从历史看，从发展看嘛！困难一些的是南非。那个地方有三百多万白人。他们是不愿意走的。那

个地方要解放。恐怕时间要长一点。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大洲，现在都有革命形势，这三大洲占世界人口的最大多数。这是事实。这是世界的大多数，欧洲、新西兰、澳洲和北美洲是少数。（阿里给主席敬烟）

阿：现在非洲没有共产党。您认为在非洲建立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您对非洲的统一战线有什么看法？

毛：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我看，在非洲有工业，很多国家有工业，有的是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有的是非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有矿山、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业。现在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总有一天会有的。现在也不是没有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有，摩洛哥有，南非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是革命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如阿尔及利亚的党，还不如民族解放阵线，因为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解放战争的，它听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我们的，反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同我们合作的。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们反对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反对我们，我们不懂。

还有个例子，亚洲的伊拉克共产党，也是反华的，只注意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注意他们自己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就是去年，来了一次政变，把卡塞姆杀了，把党的总书记也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阿：知道，在报上读到过。

毛：杀了许多共产党，杀了许多修正主义，也杀了许多进步人士。你说，为什么伊拉克共产党反对我们？

阿：听指挥棒。

毛：听指挥棒，搞和平过渡。

再有一个是巴西，也不赞成我们，因为我们不同意和平过渡。几个月以前发生了政变，把总统赶跑了。修正主义党的领袖被判了八年徒刑。这个党的领袖到中国来过，叫普列斯特，是个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他们是不管的。有九个中国人被捕，六个是贸易工作者，三个是新闻记者。

这就是说，修正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妥协。非洲工人阶级会得到教训的。可能出现一些修正主义的党，也可能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党。

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反帝不反帝的问题。反帝的都要团结起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来讲，就是看他反帝不反帝。至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名义上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不仅是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要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讲，现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走社会主义。老的一批人跟不上，包括临时政府的总理阿巴斯，贝勒卡塞姆，他们跟不上人家。

阶级斗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同国民党有两次统一战线。一次是北伐，那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打日本的时候，第一次统一战线，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得到了政权，就反对我们，我们只好同它打，上了井冈山，后来到了瑞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感觉再要同我们打下去不行了。就建立了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有八年之久。一方面国民党同共产党团结，反对日本；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每天反对我

们。我们怎么办？这一边有日本，那一边又有国民党。所以我们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团结为主。这样，同国民党维持了八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打我们，统一战线就破裂了。破了就破了嘛，我们打胜了，他们打败了。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军队人少，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只有轻武器，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缴来的。

这样岂不是没有统一战线了吗？把他赶到台湾去了，但是，还有统一战线。其实，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泛了。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在的时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与我们接触不很广泛。在解放以后，他们都不走。我们把他们都团结起来。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在上海、广州的大学教授都不走，他们感觉到跟着国民党没有前途。

基本的统一战线是同工人、农民的统一战线。也是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我是讲它的后期。国民党曾经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那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是中国唯一的、最进步的政党。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才有的，一九二一年才有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战线。

后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打了十年仗。它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什么它变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还可以同它形成第二条统一战线呢？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日本侵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还打我们。只是在日本打进关内，向大陆进攻时，它感到同共产党不讲和不行了，所以才形成第

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是站在美、英、法一边的，反对日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派帝国主义打另一派帝国主义。德、意、日三个国家变成了战败国。要看什么条件，那时美、英、法，我们也可以同它们合作。在战后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想控制世界。日本变成了战败国，意大利、德国变成了战败国。英法削弱了。非洲为什么起来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削弱了，英法削弱了。

大概非洲对英、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对广大人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为什么我们同你们非洲人、黑人讲得来呢？我们有共同点。

阿：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中国解放之后，我们更加了解中国。

我们的斗争不断发展，因为中国给了我们许多经验，中国给了非洲人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发表了许多支持我们的声明。近几年来，我们能到中国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对我们很有帮助。

苏联修正主义告诉我们要和平共处，裁军，说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说要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来援助我们。但是，我们的斗争要靠自己的力量。

毛：对！

阿：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在您看来，他们勾结到什么程度？

毛：可能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又勾结，又有矛盾。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也有矛盾。修正主义有几十个党，但并不

是很团结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不是很团结的。你看，法国同英国就不是很团结。日本垄断资本家，日本政府首先打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占领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打到印度的东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朝鲜就不再讲啰，本来就是它的殖民地。现在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有的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有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日本也是在美国半控制之下。你说，日本，不要说人民，就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会舒服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矛盾。

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受美国欺侮，我们反对欺侮。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中间地带的说法。

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是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时候没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一九四六、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十八年了，话讲了十八年了。那时我们在延安，是同美国记者讲的，她叫斯特朗。

阿：我认识她。

毛：她七十几岁了！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间地带，不是打苏联。反苏是个口号，是烟幕。与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中间地带，以反华为口号。

阿：我担心主席的时间。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感情。到中国来以后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一天，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毛：你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没有？

阿：看过，也看过您的著作。

毛：我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学来的。

阿：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

毛：比较通俗一些。

阿：这是我的感觉，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

毛：我也没有多少著作。

阿：不，很多。

毛：好，就说到这里吧！

阿、阿夫人：再见！

毛：再见！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

(1964年6月)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有鬼无害处”，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待。《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争，进行反修宣传，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要在报社开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是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据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4年6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以前都没到过中国吗？

席尔瓦（以下简称瓦）：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毛：第一次来过以后就能再来啦！我们两国记者和两国人民互相联系，这是好事。我们两国政府还没有建立关系，你们政府大概会有困难。也许你们的政府不高兴我们。

瓦：不，他们并不是不高兴。前不久智利政府向中国卖了铜和硝石，这就是一个证明。

毛：有生意吗？

瓦：是。

毛：那好。

瓦：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办了中国经济展览会，引起了智利人民很大的兴趣。许多工人、学生、职员都去参观。他们看到了原来以为中国不能生产的许多机器和其他产品。

毛：我第一次从你口里知道中国在圣地亚哥举办了经济展览会。看来，我这个人官僚主义很厉害。

瓦：早在上一世纪，就有中国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他们很勤劳，很受尊敬。我们的政府是主张民主的，而且实行民主。对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比如，我们和古巴就有外交关系，而且

哈瓦那有智利的大使馆。

毛：有吗？过去巴西在古巴有大使，现在还有吗？

瓦：没有了。

毛：巴西发生了变化。

巴斯克斯（以下简称斯）：巴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毛：巴西政变当局把中国人抓起来了，九个人中七个是做生意的，两个是记者。他们把中国人抓起来，不知对巴西统治集体有什么好处。

斯：毫无好处。

毛：他们可能得到一些美元。

瓦：可能是这样。

毛：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事干什么？

瓦：我要向毛主席谈到这样的情况，拉丁美洲的报纸经常受到美国佬通讯社的影响，他们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参观中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中国人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不要战争。昨天我们有机会得到陈毅副总理的证实。中国是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看到并证实中国人民是在和平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

毛：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〇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

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1]。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

[1] 指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1]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法国在当时已是共和国。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胜利在哪一年？

[1] 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1918—2012)，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1956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1958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1962年获释回国，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1963年9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64年4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斯：一七八九年。

毛：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是起义的日子，还是胜利的日子？

斯：是起义的日子。

毛：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你们那么喜欢美国资本家吗？

斯：我们不喜欢。

毛：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

瓦：它永远做不到，但在经济上可能做到。

毛：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

[1] 肯尼迪，1960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

——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毛：你们智利有多少人口？

瓦：有七百万，相当于北京的人口。

毛：北京城市人口只有四百多万，你们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有七百多万人口。你们去过上海吗？

斯：去过。这次在中国旅行还去了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南京、无锡、杭州。

毛：你们去了不少地方，花了多少时间？

佩雷斯（以下简称雷）：二十七天。这次旅行，非常有兴趣，在智利对中国了解很少。这次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等。

毛：还参观了工厂、学校？

雷：是，除了工厂、学校，还参观了人民公社、矿山、石油、钢铁、汽车制造等工厂和上海工业展览馆。

毛：中国的工业建设对我们说来才刚刚开始，和我们的人口比较起来，还很不相称。因此外国人说中国是很落后的，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也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你们国家的工业是不是比我们先进一些？

瓦：也不。我们的工业发展根据人口看，还可以。我们有纺织工业、冶金工业，但比起鞍钢来还差得多。

毛：应该按人口比，我们虽然有鞍钢，但按人口比还很不相称。

瓦：不管怎样，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毛：有点成就，不算很大，有一点。

瓦：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主席所说的相反。我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干劲十足，抱着牺牲的精神，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毛：这一点是真的，中国人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你看我们的警察很少，只有不多的交通警察。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持交通。

斯：这一点已深深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毛：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军队和武装警察，就会发生抢劫、偷盗。现在北京抢劫现象没有了，偷盗还有一点，也不多了。

瓦：在这样有七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觉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毛：人民自己来批评那些小偷行为，靠人民自己维持秩序。

斯：我们看到在街上，在学校，少先队员维持秩序，使我们深受感动。

毛：解放初期北京还有些车祸，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车祸了，汽车压死人的事可以说很少了。

雷：实在是这样。

毛：的确比初解放几年起了变化，我们训练司机避免车祸，也教育行人不要乱闯。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我们把它叫做整风。要做到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这少数人教育过来，总相信多数人是好的。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做坏事的总是少数，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以改变。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

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

斯：过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现在他解放了。

毛：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美国人说我们“洗脑筋”。脑筋怎么洗法，我还不知道。我的脑筋就是洗过的。我以前信过孔夫子、康德那一套，后来不相信了，信了马克思主义啦！这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帮了我的忙，是他们给我洗的。他们是用枪屠杀了中国人民。譬如日本在中国就不知杀了多少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来美国和蒋介石又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对我们的战争。

他们都是些给人洗脑筋的人，使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从而起了变化。你们说是谁把卡斯特罗的脑筋给洗了？（众笑）

瓦：关于洗脑筋这一点，我要亲自向主席说：你们不仅只洗掉我们脑筋里美国的谎言，也使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

毛：你们过去大概对中国不太清楚吧？看一看就清楚了。你们每五年来一次，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

瓦：主席，你作为马列主义的最高领袖，可以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因为有这样的国家：全国人民守纪律，努力工作，在中国全力进行建设。在这十五年中已清除了在几个世纪里遭受的贫困、压迫和掠夺，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相信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不能估计太高，我对我们的工作不那么满意，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么多人口，还不相称，这是事实。我们是比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进了一

步。还有一件事实，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瓦：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空接见我们，我们能听到主席亲口和我们谈话，我们将把这些话带回去，作为对我国人民的问候。

毛：问候你们国家的人民，问候愿意跟中国交朋友的一切人。

瓦：我们有许多人愿意跟中国交朋友。

毛：我相信这点，你们就是证明。

瓦：我们在智利也接待过三个中国去访问的记者代表团。

毛：中国有记者到过智利吗？

瓦：在座的常□□先生就参加了中国访问智利的第一个记者代

表团。

毛：他（指常□□）所在的报纸《大公报》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过去为满清皇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

斯：我所在的报纸，也是一九〇二年创办，和《大公报》同年创办，但是现在还没有为人民服务。

毛：将来可以为人民服务，《大公报》的社长王云生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过去很多这样的人，差不多全部是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等等，许多人都是国民党的，但都没有走，我们不跟这些人合作就没有教员，就不能办报纸，也没有唱戏的艺术家，没有画画的美术家。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其中有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团结在一起。

斯：这些都是中国人。

毛：对！但有些中国人就不那么和气，比如蒋介石，他也是中国人。（众笑）那么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都为人民服务。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敌人就不高兴。就谈到这里为止吧！

瓦：今天能见到主席，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因为到了中国没见到主席，那就等于没有到中国。

毛：你们要见我，我就见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和王海蓉^[1]的谈话

(1964年6月24日)

—

王海蓉（以下简称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蒋。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2]告诉我的。

毛：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

[1] 王海蓉，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2] 章会娴，章士钊之女，王海蓉的同学。

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材，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毛：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毛：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呢！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毛：这个政治辅导员做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你这个人！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毛：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毛：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毛：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王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毛：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毛：《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

王：不知道。

毛：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毛：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词典》上没这个词，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毛：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给主席）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词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词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毛：你们学校那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词典来？这个词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三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毛：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毛：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做什么？

毛：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作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四

毛：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毛：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说

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1964年6月，毛泽东等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舞剧《义静烈火》后和演员们合影。

中越两党两国要共同对敌^[1]

(1964年6月24日)

—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你们负担很重，我们现在负担比你们轻，要分担，必须做好准备。朝鲜战争时，我们也先做了一些准备。我们派遣五个军到鸭绿江边。现在看来，当时准备得还不够。五个军，每军三个师，一共十五万人以上，不到二十万人。后来我们继续增加。现在，对南方战线，我们也应做好准备，不要像朝鲜战争时那样，要准备得更够、更好。你们现在在南越的条件比南朝鲜好，老挝的条件也比南朝鲜好。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与当年不同。那时刚把蒋介石打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没有搞多少。

毛：你们对各种可能都要做准备。第一是像朝鲜战争那样，准备它出兵打北越。准备好了，它不来，那好嘛。第二是它不来北越，在南越范围内打。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刘：还有一种可能，美国的军队不来进攻北越，美国飞机来轰炸。

毛：准备好就不怕，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怕。听说美国正在帮阮庆^[1]扩大军队。阮庆的伪军扩得越大越好，它是你们打击的好对象。光是吃伪军，用不着我们，我们就在后方。你们把伪军吃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更孤立。那时，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文进勇（以下简称文）：我们派去南越的军人，是秘密派去的，因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不用志愿军的形式。

毛：是不是派干部去？有没有派军队去？

文：以派去干部为主，也派去一些军队。营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差不多都是从北方派去的，也派一些连级、排级干部去搞一些技术工作。连级和连以下的指挥员和其他干部，一般都由当地干部担任。

毛：这样好。革命军人应该样样都会干，不单要学会搞军事工作，也要学会搞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要做群众工作。

文：我们南方的同志有时在西贡市外二十公里处搞文艺演出晚会，连西贡都有很多人出来看，多的时候来了一万多人。他们骑自行车、驾摩托、乘汽车来，有时一来就是几千辆车。他们回去时，一辆车也没有丢失。

毛：南越的情况的确和南朝鲜不同。你们在南越搞武装斗争，第一是负担重，第二是搞得好。你们有进行锻炼军队的好机会。我们打完仗后就没有什么仗打。最近这几年中，只在边境同印度打过一阵子，只有五个师打过仗。

[1] 阮庆，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理”。

杨成武^[1]（以下简称杨）：实际上只有四个师打过，并且不是全部都打过。另外在阿里地区有一个团打过。

毛：只打了十几天，中间还有空隙。没有对象就无从打。在中印边境，我们开头让他们开进来，他们很猖狂。等他们侵入得很远了，我们才回手，一追就是几十公里。

刘：以后就老实些了，不敢来了。

毛：我们把捉到的俘虏全部放回去，把缴获的枪炮、车辆也交还，并把我们的军队撤到传统习惯线之后二十公里。以后，他们也不敢派兵来打了。我们现在在哪里都没有战争。我们得不到更多锻炼的机会，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是一个“好战分子”嘛。在人家看来，你们也好打仗，也不是那么文明的。

文：革命战争一定要打。

毛：你们有机会在南越战争中训练军队，很好。进行革命战争，不单军队，人民也得到锻炼，党也得到锻炼。

陈子平^[2]（以下简称陈）：人家因此称我们为“冒险分子”。

毛：谁是冒险分子，要具体分析。你们在南越的军队全部北撤，吴庭艳^[3]他们就到处杀人，只好再打起来。不打，坐着等吴庭艳来杀死，才算不冒险吗？你们重新搞两手斗争是正确的。你们提过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我们赞成，我们也负有责任。现在你们还是搞两手，目前实际上是武装斗争为主，政治、外交斗争为辅，我们赞成。

[1]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陈子平，当时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3] 吴庭艳，1955年至1963年11月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还有一个怕不怕美国的问题。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如果怕了，美国就撤退，那怎么不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样办？只好不怕，只好干。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请美国来，是美国自己硬要来。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

刘：你不怕，他们反而更加看重你。中国不怕，越南不怕，他们就不能不在行动之前多考虑考虑。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别人大叫打中国、打越南时，也说过好几次话。他们说到越南就说到中国，分不开。看来，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

毛：以前，美国和蒋介石也分不开，和吴庭艳也分不开，我们都不怕。失败的终归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二

毛：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现在在南越和老挝，敌人军事上还占有优势，问题还不好解决。几年之后，革命力量越打越大，反革命力量越打越小，问题才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解决。

重要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中国有个蒋介石，你们知道吧。他的本性是不变的。他认为他占有军事优势，就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他当总统，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就被赶回来。他发动了对我们大的进攻，包括攻打延安。延安和延安以北的所有县城，除了两座以外，全都被占了。我当时退出了延安，但是不离开陕北。蒋军离我们党中央和总司令部最近时相距只有两里地。他们当时并不知

道我们离他们这样近。我身边的主力只有三个排，这里那里打打枪，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蒋军接近延安时，有人说，离我中央所在地二十里就该走。我说不忙。离十里时，我也说不忙。离二里时，我说可以走了。走到哪里去呢？到敌人背后。那里没有蒋介石的军队，老百姓是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在陕北打了一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于，我们不但回到延安，并且把解放区扩大了。在战争中，有时敌人来打比我们去打更好。

三

毛：同美国军人打仗，慢慢会习惯。你们不但能够打死、打伤、俘虏美国军人，并且能够打落美国军用飞机，也能够打沉美国大小兵舰。听说你们在西贡的饭店炸死了几十名美国军人。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文：有这回事。我们有些工作队专门打美国军人。

毛：有没有抓到？

文：有。一些美国俘虏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有大约十个人。

毛：俘获后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然后释放，这样好。对伪军，你们抓了放走，还是用来补充自己的部队？

文：一部分释放，一部分补充。释放回乡的，有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民兵组织。

毛：抓了俘虏，把一部分释放，一部分补充到自己的部队里，好。他们都受过军事训练，只要再给他们加上政治训练就可以用。我们同蒋介石打仗时，有时用三分之一俘虏打，有时用三分之二俘虏打。只需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换上五角红星，就可

以指挥他们打。他们有的来不及换帽徽就参战，也扯下青天白日帽徽，要求换，怕被打死之后被误认为是蒋军。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士兵本来就来自人民。

四

毛：他们（指贺龙^[1]等）都没有进过军校学军事，就带兵打仗。我也没有学过。我不是说现在不要开军事学校，是说闹革命搞武装斗争不一定先学会军事，主要是在战争中学。可能你们南方当连长、营长的也是在战争中学的。

文：团级干部都在北方进过军校。营级干部也是从北方去的。连级、排级和班级干部都是就地提拔的，都没有学过。

毛：我们的少奇同志参加革命前学过一年，是在军阀的学校学的。

刘：进的是湖南讲武堂。一个朋友约我一道去报考，我考上了，他没有考上。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

毛：过去你们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法国军队打不过你们。蒋介石的军官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们的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带兵打仗以前都没有学过军事，有一部分后来在教导队受到一点训练。军区司令以上的，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前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

贺龙：参加革命战争后进过我们自己办的军政学校。杨成武在陕北上过学。

杨：在瓦窑堡进过红军大学。

[1]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毛：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1]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还有一件偶然的事是，一九三七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叫我讲哲学，我就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有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来之后，讲过一次。讲时规定，不准看书，不准记笔记，因为又看又记就不注意听。我只讲了两个小时。以后再没有机会当教员。他们来请我当教员，我就得研究，看书，思考问题，总结经验，这也有好处。

今天讲多了。我也是小知识分子，同你们差不多，不是大知识分子。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清一点，军事这一门看来似乎很深奥，使人望而生畏，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是证明人。

[1]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

(1964年6月24日)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运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1] 这是毛泽东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讲话记录稿的一部分。

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4年6月26日)

已阅，讲得好。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1964年6月24日为送审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给江青的信上。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江青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她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15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在不妨碍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如何着手呢？我认为关键是剧本。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是移植。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要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剧团的条件是否合适。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64年6月27日)

此件^[1]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2]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1964年6月27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4年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

影学会等 10 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 20 多天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经过检查和讨论，文联和各协会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报告文学、现代剧目、曲目和革命歌曲等创作，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要整顿文艺队伍，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二、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同时加强评论队伍。三、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以改造思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四、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五、加强党组，调整党组成员，健全领导核心。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1964年，毛泽东和李先念、杨尚昆、乌兰夫、邓子恢、张鼎丞等在一起。

为《体育报》题写报头^[1]

(1964年6月30日)

体育报

[1] 《体育报》创刊于1958年9月1日。《体育报》创刊六周年前夕，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写了报头。

为《体育报》题写报头

體育報

體育報

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的报头。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

(1964年6月)

在七级大风里，你们游过吗？

一人高的浪里，你们游过吗？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这很好，部队要学会游泳。

会休息，才会持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两条腿。

有许多地方通不过去，看起来只有两只脚有用。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一个迷信，要开大会斗争。

不能纠缠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龙也好，罗荣桓也好，开始就是内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

(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

越学越蠢！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话。打了几次就会打了。

第二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

向来讲话不要鼓掌，要允许人们打瞌睡、养神。我过去读书就看小说，老师一查，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先生不对，不如看小说。后来就发明可以打瞌睡。你不要讲我这个人没有创造，还是有一些。这样一来，就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有了讲义就不要再讲了。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接见《万水千山》剧组。

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1]

(1964年7月2日)

一

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一个团，每团先搞一个营，每营先搞一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全会。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二百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一个夜老虎连。

二

各省要搞兵工厂，先搞修理，再搞制造，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事不能全靠中央和军委，各省要准备自己管自己。有人说怕敌人不來用不上，不是浪费吗？

[1] 本文的一、二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

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你说浪费就浪费，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当然，我讲每省搞一个兵工厂，有的也不一定每省搞一个，如青海可以同甘肃合着搞一个，宁夏可以同内蒙或者陕西合着搞一个，河北、四川、云南这些省，每个省都要搞一个。

要搞好地方武装，民兵要搞好“三落实”^[1]，不能都指望军委。

北京这么多人，更要准备好。这个问题请彭真^[2]同志考虑。

北京的地下铁道要修，在城墙底下修，城墙不要再拆了。

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再打它一仗，也好。

[1] 指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1]的批语

(1964年7月4日)

吴冷西^[2]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七月四日

此件并送彭真、安子文、定一、瑞卿^[3]四同志阅。

[1] 指1964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关于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党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报道说，几年来，该支部先后提拔了30岁以下的干部17名，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副大队长、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等职务。老干部随时随地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严格要求，帮助他们不断提高。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3]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教育制度要改革^[1]

(1964年7月5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

[1] 这是毛泽东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一部分。

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为首都民兵师题字

(1964年7月6日)

写了三张，以供选用。^[1]

毛泽东

七月六日

首都民兵师



毛泽东为首都民兵师题的字。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1964年4月9日给中央办公厅的信上。信中说：“北京卫戍区提出，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参加国庆游行的民兵队伍前有‘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的牌子，想请毛主席亲笔写五个字，不知能否办到，希望能帮助解决。”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1]

(1964年7月7日)

这两篇文章^[2]，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3]驳周谷城^[4]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1] 这个编者按后来没有发表。

[2] 指姚文元写的《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载1964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和金为民、李云初写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载1964年7月7日《光明日报》)。

[3]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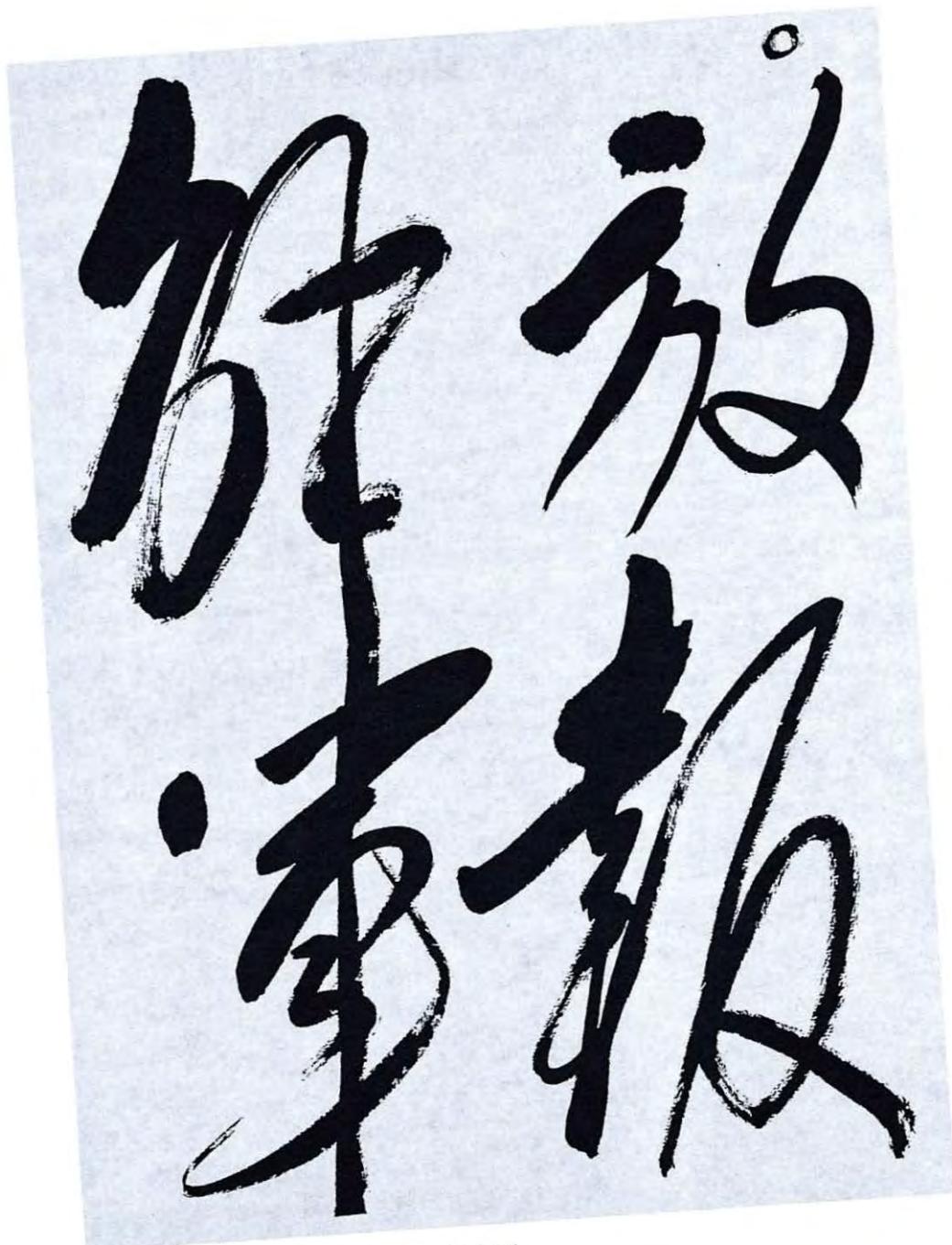
[4] 周谷城，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他写的文章的题目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1]

(1964年7月7日)

解放军报

[1] 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1964年7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了报头，并提议从当年的八一建军节启用。同时，毛泽东给贺龙同志写信：“贺龙同志：解放军报的报头和思想战线几个字写得不好，报名改写过。现写上，请择用。毛泽东 1964年7月7日 换改时候，可在〈再〉小一点为宜。”



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的报头。

为《思想战线》题名^[1]

(1964年7月7日)

思想战线

[1] 《思想战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刊。毛泽东为其题写刊名。

思想战线

毛泽东为《思想战线》题写的刊名。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

(1964年7月9日)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2]、“满洲国”的康德皇帝^[3]、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

[1] 这是毛泽东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汪精卫（1883—1944），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主席。1927年7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1938年3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 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1964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人。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

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

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1]，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

[1] 指麦克马洪线。它是1914年3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 四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三周年的時候，我們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蒙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兄弟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三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的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上，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 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1964年7月1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像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湾，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

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以下简称佐）：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话。

毛：好。

佐：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进步，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毛：谢谢！

佐：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指战犯）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毛：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话没讲完，请再讲。

佐：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毛：说得好！

佐：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赵安博先生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题，就围绕日中问题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毛：这个好！

佐：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毛：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

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日本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在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吗？

佐：（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话吧！

黑田（以下简称黑）：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不如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毛：好！

黑：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

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毛：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保守党内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争，那些没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争。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没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没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毛：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

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哪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做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

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兼光（以下简称细）：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像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没有办法像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户坐中国的“燎原”号货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毛：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是的。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毛：多大年纪了？

细：六十七岁。

毛：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

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

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毛：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地方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

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以下简称曾）：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者进行斗争。

毛：你们有多少人？

曾：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话：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请讲讲。

毛：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的，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

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工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

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话，谢谢。

毛：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话。上次我随铃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

《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听了主席的谈话，我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他们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

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1]

(1964年7月)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1] 这篇文章送审时的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改为现在的题目。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1964年7月14日)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

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大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作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

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

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林彪同杨成武等两次谈话的纪要的批语

(1964年7月15日)

罗瑞卿^[1]同志：

此件^[2]已看过。准备十六日或十七日请总理、彭真、贺龙^[3]、瑞卿、杨成武、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伍修权^[4]九同志专谈一次军事问题。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指罗瑞卿1964年7月14日转报给毛泽东的林彪7月10日、12日两次同杨成武等人的谈话纪要。谈话中说，毛泽东6月16日在十三陵的指示等是经过慎重考虑、根据最新情况提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各总部应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执行，用它把我军的战略思想完全统一起来。

[3]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 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陈毅，当时均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关于建设地方武装和备战问题^[1]

(1964年7月15日)

—

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能造轻武器和炸药。现在要从中央兵工厂的几十万工人中分出十万人给各省，组建省的兵工厂。然后，再招收十万新工人补充中央的兵工厂。

全国一百多个师，要给沿海、沿边的十几个省每省一个师作骨干。拿十个或十一二个师出来给各省，归军委和省委、省军区双重领导。平时搞民兵工作，战时以营为单位分散，用民兵补充扩大，对敌作战，归各省领导。各省有一个师，他们的劲头就大了，打起仗来，各省可以自己搞，中央哪能顾得那样多？被分割了，你不独立作战还行？这些师分给谁？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各一个。（周恩来、彭真^[2]：安徽也要。）好。一百多个师，拿十一二个师分到各省去把基干民兵搞好，有事时以这个师做骨干就可以和敌人斗。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

我们的打法是，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等到我能吃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吃掉，一口一口地吃，最后把你吃掉。无非你占了我什么地方，听起来名誉不好。名誉不好就名誉不好，主要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的问题。（罗瑞卿^[1]：第二次世界大战，敌人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一些，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民主人士可以去。我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让敌人轻视我们好，不要紧。蒋介石历来就是轻视我们的。进入延安时，他二十五万人，我们二万多人。我身边只有一个连三个排，是汪东兴^[2]带的。离敌人二十里、十里也没走，只离几里才走。他不到宝塔山，我就不走。有人说要走，我说不走，因为还有工作没有做好，司令部没有组织好，队伍没有凑起来，怎么打仗呢？他到了宝塔山，我才走。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就是不走。结果怎样呢？一个人都没有死，最后还不是敌人失败了。所以，什么事都不要怕，不要慌慌张张。

不要看美国人很凶，他很怕我们。解放战争快胜利的时候，他天天计算我们离青岛有多远，我们一接近，他就溜了。从青岛溜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汪东兴，解放战争时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任中共中央机关三支队副参谋长等职。

了，从别的地方也溜了。美国人很凶，可就是溜得快，跑得快。只有英国人蠢，他不溜，以后又派船来接，被我们捉住，后来才又逃跑的。¹¹¹所以敌人轻视我们，看不起我们，没有什么要紧。让他轻视有什么要紧？可能还有好处。

三

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军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

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

[1] 指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0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后于7月30日夜逃出长江。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 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7月15日、20日、25日)

—

(一) 还要多讲几句，以驳〈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2]

(二) 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4年7月15日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初稿）时写的批语；二、三、四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中共中央1964年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在同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召集权问题这段文字修改为：“第四，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集者。你们的来信说，苏共负有召集国际会议的‘特殊责任’，并且引证了1957年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但是，你们所引证的这个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是说，必须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负责召集国际会议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独断专行。我们还要指出，1960年兄弟党会议确定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因此，召集国际会议必须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绝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们同意开会。如果你们胆敢破坏这个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你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召集国际会议。”

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1]

二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1]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国际会议加写了一段文字：“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开过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这并没有妨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的，在这十四年中，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各种类型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1]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〇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四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1] 指1957年11月10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在1960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对空军再次击落敌U-2飞机的 报告的批语^[1]

(1964年7月21日)

刘亚楼同志：

此件^[2]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毛泽东

七月廿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64年7月18日关于请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将空军再次击落敌U-2飞机的报告转送毛泽东的信上。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1964年7月17日关于再次击落敌U-2飞机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在详细介绍空军七月七日在漳州击落敌U-2飞机的情况后，总结了这次战斗的一些新特点、新经验以及在党政军民密切合作下，从军事、政治、技术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等。



1964年，毛泽东接见连续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指战员。



1964年，毛泽东亲切接见空军地空导弹第二营英雄营长。



1964年，毛泽东亲切接见边防自卫反击作战战斗英雄吴元明。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复兴节 二十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在波兰复兴节二十周年的時候，謹向你們和兄弟的波兰人民表
示热烈的祝贺。祝贺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中波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
护和加强这种友谊，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
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人民今后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
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二十周年。

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波兰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复仇政策的斗争。

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对彭真^[1]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

(1964年7月23日)

退彭真同志。此件^[2]已阅，讲得很好。

毛泽东

七月廿三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彭真1964年7月1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主要内容是：一、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怎样改呢？（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认真。二、要保证京剧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联系。（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



1964年7月17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1964年7月，毛泽东接见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



1964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合影。



1964年7月，毛泽东观看京剧《芦荡火种》后和演员握手。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 武装起义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卡·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这个光荣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十一年前，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举起了武装革命的大旗，在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揭开了光辉的一页。古巴人民沿着七·二六开辟的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等的电报，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

革命胜利以来，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事实充分显示了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不可战胜的。

社会主义的古巴，是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古巴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卡斯特罗同志和革命政府的周围，高举革命的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坚持两个哈瓦那宣言的革命路线，坚持五项正义要求^[1]，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卫了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保卫了古巴的社会主义。古巴革命胜利的巩固和发展，大大鼓舞和支持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大大鼓舞和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中国和古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任务，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古两国的友好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不论地球上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同拉丁美洲和

[1] 指古巴政府1962年10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一）停止经济封锁和美国为了反对古巴而在全世界各地施加贸易和经济压力的措施。（二）停止一切颠覆活动，停止从空中和海上投掷和运送武器和爆炸物、组织雇佣军入侵、输送间谍和破坏者，所有这些从美国和某些帮凶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活动。（三）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基地上进行的海盗攻击。（四）停止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一切侵犯古巴领空和领海的行动。（五）撤除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和归还被美国占领的这块古巴领土。

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到底。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节节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给范瑾^[1]的信

(1964年7月29日)

范瑾同志：

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1] 范瑾，当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

关于题写《湖南日报》报头^[1] 给张平化^[2]的信

(1964年7月29日)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3]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廿九日

湖南日报

[1] 毛泽东1964年7月29日还为《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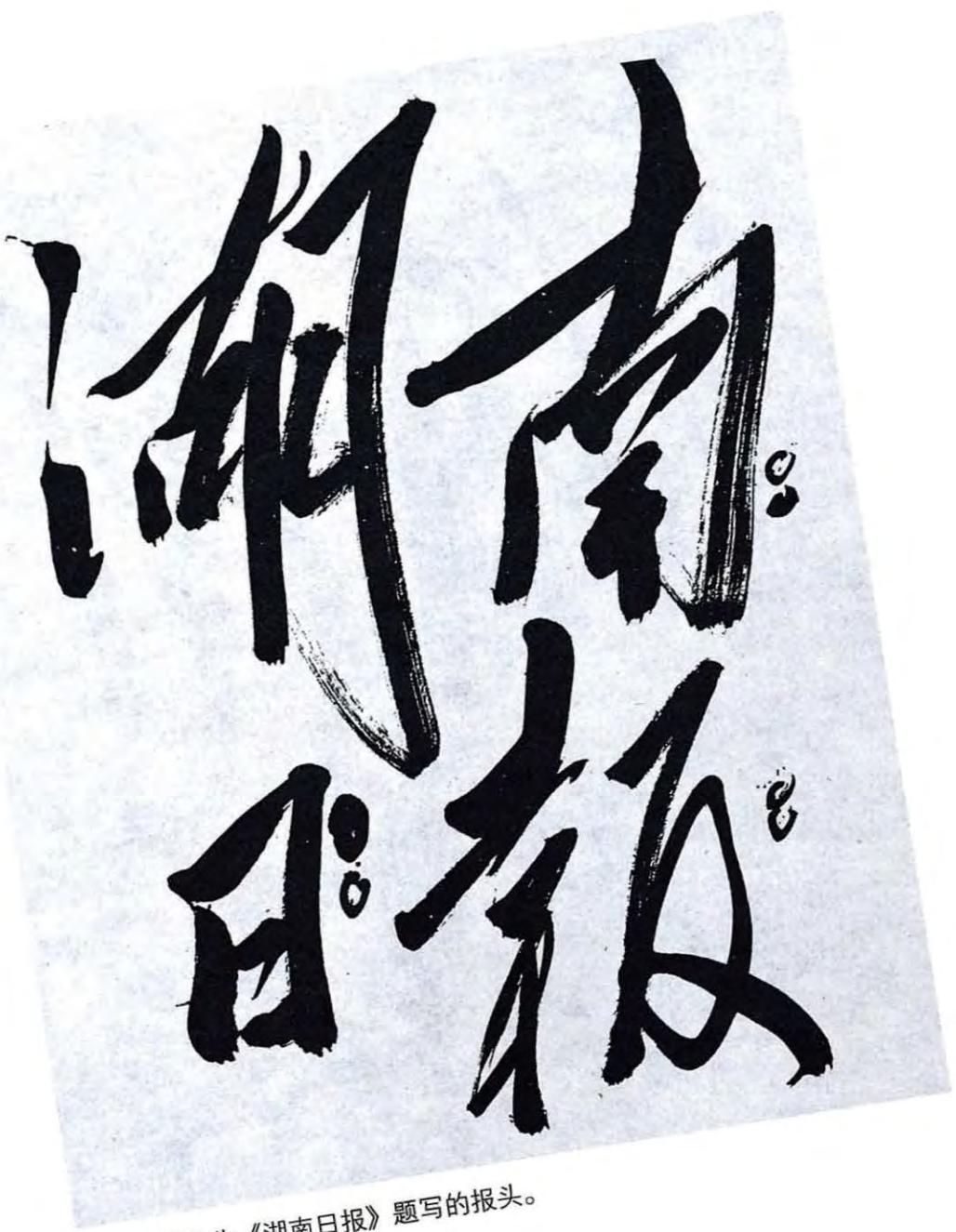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3] 《新湖南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1964年10月1日改名《湖南日报》。

关于题写《湖南日报》报头给张平化的信



毛泽东为《湖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为《湖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